

Landscape and Imagination
The Lin Family Garden in Hanciao

風景的想像力

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

李瑞宗 • 蔡思薇 著

LEE Rui-Tsung • TSAI Szu-Wei

局長序

自民國九十年，林本源園邸再次重新整修開放之後，即在現有的硬體維護下，深耕林本源園邸相關文史研究，同時針對園區內建物、歷史脈絡、匾聯文學、雕刻藝術、建築彩繪、植物生態……等，出版一系列專業書籍，將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的百年風華一一展現，讓讀者在閱讀之中，瞭解到林本源園邸各方面所呈現的不凡風貌。

「風景的想像力——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由李瑞宗教授所親筆執寫，李教授採取以往林本源園邸研究書籍不同的作法，特別加入了另外一個「林家花園」——位在福建鼓浪嶼島上，由林維源長子林爾嘉修築的「菽莊」，藉由父子兩代，在海峽兩岸營建花園的故事加以開展，將兩個林家花園巧妙的加以串連起來，渾然天成，補足以往在1895年清廷割臺之後對板橋林家一頁重要的空白歷史。

本書最具特色之處，就是讓以往在板橋林本源家族研究中，總是無聲缺席的林家女性族人，在李教授鍥而不捨訪談中，將這些神秘女性故事，以完整的篇幅加以補足，在書末還將這些女性一一重新綴補入林本源家族族譜之中，為整個板橋林本源家族故事填補重要一塊拼圖，而更加完滿豐潤。

猶如書名「風景的想像力」所云，在李教授深入淺出的文字介紹中，配合著一張張泛黃老照片，讀者可以從這本書裡深切認識林園原有影像、記憶與生活的層次，以及女人幽微世界與浪漫幻戀，讓我們同感林家主人盛衰榮與物換星移，另一方面也讓人不由得興起儘管人事已非，但風景依舊的感慨。

本書作者李瑞宗教授除任教於中原大學景觀系之外，同時亦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擔任教職，可以說是當代從事現代庭園景觀設計，以及結合古蹟歷史兩大範圍研究的傑出學者，而另一作者蔡思薇小姐，則是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她以其優美的文筆，結合李教授的豐沛學養，兩人一同蒐羅舊照，比對文獻，深入考證，形成本書無論在理性的闡明，抑或是感性的抒發，都能給予讀者獨到的閱讀經驗，使人愛不釋手，難以釋卷。

這裡 倩綺再一次向各位讀者衷心推薦此一精心之作，並誠摯感謝李教授與蔡小姐在這些日子中對本書無私的奉獻與付出。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林倩綺

園長序

原名「板橋別墅」的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這座享譽全臺的江南式園林，經過百年時光的推移，原先美輪美奐的園林逐漸殘破，所幸在經歷近年兩度大規模整飭修建之後，終於恢復了原有的格局，並於九十年起重新開放參觀，讓原有的私人庭園，成為公有的文化資產，讓一般遊客也能享受到林園豐富多變的旖旎風情。

然而，重建林園的過程，非侷限在林本源園邸亭台樓閣的重建，而是同時要對形構林園風貌底韻的歷史文化、家族歷史、建築特色，甚至是植物生態，邀請各方傑出學者，利用其專才專業，重建林本源園邸深藏的人文底涵，留下見證。

這本由李瑞宗教授與蔡思薇小姐所聯合執筆的「風景的想像力——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一書，為林本源園邸這一系列人文介紹的最新成果。在李教授及蔡小姐遍訪林本源家族成員，提供大量珍貴史料，加上書中包含大量未面世的珍貴照片，都讓這本著作有著與之前系列作品不同的珍貴風貌。

本書之特色，首先對於林本源園邸的園林結構，從景觀設計的角度來一一著手分析，如排水的走向、建物的性質，以及與大陸鼓浪嶼菽莊的比較，有著獨到的見解，其次，書中對於原先隱藏林本源家族歷史之中的女性成員，有著大篇幅而詳細的介紹，完滿了原本單純以男性為主的林本源家族歷史。

最後，珮瑄再一次由衷感謝本書作者李瑞宗教授及蔡思薇小姐兩位，沒有兩位的無私奉獻心力，就不會有本書的付梓印行，加上本書文筆流暢，文字優美，可讀性高，也於此處再次向讀者大眾衷心推薦，相信本書一定能帶給讀者愉快的閱讀體驗。

新北市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園長 羅珮瑄

目次

局長序	3
-----	---

前言	樹林之間瀉下的光線	6
----	-----------	---

第一章 大家族

君子舍娘	12
舊大厝	15
新大厝	18
花園夜集	24

第二章 女人們

板橋林家的女人	28
喪	32
娶	32
相親	34
嫁	35
蘇州補園的女人	37
楊氏千鶴筆下的女人	38
幽微世界	38

第三章 視角

園林的定位	45
如何在這個時代鑑賞美的事物	47
山與水	48
水	49
院落	56
樹與花	60
光與影	67

第四章 例影

在四號館	73
在鹿耳礁	75
在港仔後	80
菽莊花園再述	85
相互懷念的贈別	88
花園之心	93
待菊	96

第五章 戲曲夜

彈唱	107
慾望	110
情懷	111

第六章 吟社未了

詩與文	116
書與畫	122

第七章 畫在圖畫中

畫稿	130
照相寫真	132
林綠蕙與沈阿定	135

結語 花園的勝出

Epilogue—The Garden Shines	144
----------------------------	-----

跋 密碼之外 / 花園的暖光

引用文獻	150
附錄 本書相關人物親屬系譜	154
索引	156

在臺灣的近代歷史上，林家花園有二座。一座是高居文官第一級的太僕寺正卿的林維源在板橋所建的邸園，另一座是高居武將第一級太子少保的林文察在霧峰所建的邸園。板橋林家其實還有另一座花園，是林維源的兒子林爾嘉在鼓浪嶼所建的菽莊花園。

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寫板橋林家花園。從2003年開始，我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講授「歷史景園的調查與保存」的課程。每年四月，帶著研究生參訪這座庭園，我一直在累積且磨銳對這座庭園的觀察與感受。有時，遇到別的老師帶著更年輕的學子遊覽庭園；有時，也會傾聽解說志工的講解；更多時段，卻是一個人靜靜進行庭園之旅。

我的正式研究始於2008年，約與許雪姬教授、夏鑄九教授同時進展。很感謝兩位前輩先我一步出版專書，解決了庭園歷史、庭園復舊的關鍵性難題，使我得以專注庭園的空間與領悟，不致旁生枝節，被迫處理棘手的史料辯證與繁瑣的整建歷程。

就在此時，思薇加入這項研究，擴展了花園的視野，深化了歷史中個人的意涵。終於，一切思慮成熟可以執筆了。我們的著力點從人開始：林家的親屬、管家、當年的違建戶、附近居民，甚至遠在廈門的親族都是對象。但很遺憾地發現，即使很努力地遍訪當地里長、鄰長，在文昌街擺攤的老伯，附近市場賣菜賣水果的歐巴桑，附近居民其實對這座花園沒甚麼特別的印象與追述，而林家親族的訪談也一直找不到關鍵人物，直到林樸教授的出現。在廈門菽莊花園參訪時，看到真率亭的題字，心想題字的人叫林樸，莫非就是臺大園藝系的那位教授，他竟是林家的後人嗎？我向學長張祖亮教授詢問後，他說沒錯，林樸就是他碩士班的指導老師，並主動代為聯繫。接下來的幾周，我們就在臺大四號館223研究室，也就是林樸教授昔年的研究室進行多次的訪

問，相談甚歡。林樸教授提供林爾嘉與菽莊花園的舊照一組，這是首次出土的珍貴史料。接下來，有關林家親屬的部分，我向他詢問可以找誰呢？歷來的學者無一不覺得板橋林家很低調，不願接受訪談，也很少提供相關文件，更少有照片曝光。但是，這是不合常理的，林家一定有大量照片，只是擁有這些影像的人能否聯繫得上？很謝謝林樸教授推薦大觀書社張萬福總幹事，再從此處向外擴展，聯繫到對板橋林家夙有研究的耆老吳基瑞先生、黃式胥先生、周永觀先生，還有思記的林榮茂先生，水記的林淑芬女士。再經由林淑芬女士的介紹，認識了板橋的博士通朱茂陽先生，源記的林學淵先生。我們把這次的追訪過程視為研究生涯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次，因為林家史料都留在本家人的桌上，林家照片也還放在本家人的手中。目前，對板橋林家的了解，多半是靠林衡道先生早年的敘述，少數是靠飲記本記源記這三房提供的資料，而水記、思記這二房長久以來卻被冷落忽略。

歷史本來就一直存在，端視如何去補齊填滿，很高興作了這次嘗試。這些黑白影像令人彷彿走回那個時空，我們真的一頭栽入，受到感動。人物過往的敘述，加上自己的遍歷尋訪，從中將他們的回憶變為自己的回憶，他們的經驗變為自己的經驗，傳達並記錄於書中。

林家花園的撰寫是庭園研究的一個里程碑。這本書用主人與女性的立場來看花園，也嘗試用白話譯文來表現漢詩原意，拉近古今隔閡的感受。將詩詞、書法、字畫、戲曲這些傳統庭園的要件串連起來，而空間的山水、院落、樹花、光影也作了一番驗證與體會。遊園之中，看到了樹林之間瀉下的光線，看到了一片落葉掉下，僅只一片，就可在榕蔭大池激起連續擴散的漣漪，那是一種視覺與心境的開啟，那時刻，令人珍惜。

獻給板橋林家後人
林樸教授

To LIN Pu

第一章 大家族



立石鐵臣の林家花園。

在他的筆下，扇面中的林家花園，樓閣假山石欄樹影成了最自由的組合，庭園的妄想或幻想，不就是如此？進入想像的空間，奔放的國度，林家花園仿若魔境，別有風味。



立石鐵臣的另一幅林家花園。

透過洞門看花園，現代人幾乎漸漸遺忘了。洞門後，最前端伸出了榕樹根，有別於一般視覺中，榕樹總以高大寬展的樹蔭呈現，而後面應該是雲錦涼的檐瓦吧？立石鐵臣閉上眼，腦海中浮現的林家花園，蜿蜒多姿有個性，這是畫家的世界。

君子舍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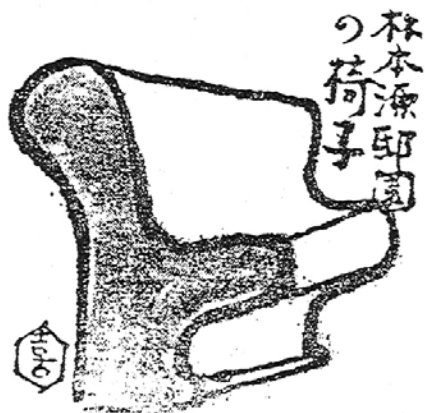
什麼是舍呢？舍，就是舍人的簡稱，本是以前的一種官名，宋、元以後，民間亦稱顯貴的子弟為舍人。明末，舍人這尊稱到了閩南、廣州、潮州一帶，把舍人簡稱為舍，附加在富貴子弟的姓氏之下。舍，因此變成對有田產，有房屋，有相等財力的富豪、地主、大戶人家子弟的俗稱。嫁給了舍，就是舍娘。現今，醫生的太太也常被稱為先生娘。嗯，當舍娘不錯喔。

一名年輕女子，路過板橋文昌街，看到路旁的來青閣，便問那是什麼建物，人們告訴她說是林本源千金小姐的繡樓，她就下定決心非林家的對象不嫁。向父母吵著要嫁入林本源家，她父母很疼她，請林家的傭人吃飯，藉以攀交情，傭人要他父母打消念頭，因為要嫁入林家不是那麼容易，非得要有個相對的門第不可。她父母仍不死心，百般設法，終於退而求其次，將女兒嫁給林家螟蛉子水記的君子舍。水記，是林家五房「飲水本思源」在飲記本記源記這三房親生血源之外，屬於養子系統的水記與思記的二、四兩房。¹不過，因著這層外圍的關係，嫁入水記的君子舍娘，後來與本記林維讓的太太相交，也很談得來。日治中期，林維讓太太自福州回來臺灣，君子舍娘就來拜訪，終日聊天，有時還要住幾天才回去。想必也曾巡遊花園，登上來青閣瀏覽美景，一圓林家女眷的夢。這則故事是由本記林衡道先生敘述。

君子舍這個稱呼，在水記卻找不到對應的人，而思記林國英的大兒子林維業，人稱大少爺，也叫君子舍，他有二位夫人，都叫君子舍娘。正室林洪氏珠，在道光庚戌年（1850）生，光緒丁亥年（1887）過世，享年三十六歲，當時林家花園尚未完成。繼室林周氏昌娘在慶應乙丑年（1865）生，昭和辛未年（1931）過世，享年七十二歲。我想，一心想嫁入林家的這個浪漫故事，應該是指周氏昌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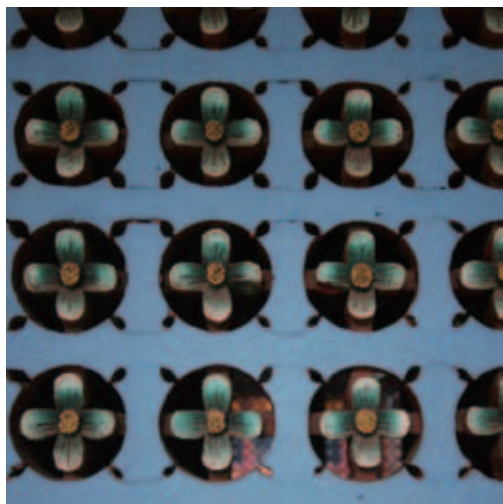
1 另有一說，指國棟才是嫡子，惜早逝，其餘四子皆為庶出。因國華子維讓承祧國棟，國華子維源又承祧國芳，家勢與財富遂日益壯大，反以嫡子自居。

我覺得這個夢真好，縱然嫁入豪門並不見得很幸福，但既少了大家族的禮法桎梏，又可以用林家遠親的身分暢遊園林之勝。這個夢既彰顯林家在臺灣社會的尊榮地位，也點出庶民追求躋身望族的歷程。是虛榮嗎？我倒覺得很真實，也很生動。相較之下，其他有關板橋林家的財富史與捐官史就不那麼親切與生活化了。





三落大厝，精美的窗櫺木雕，虬虎團爐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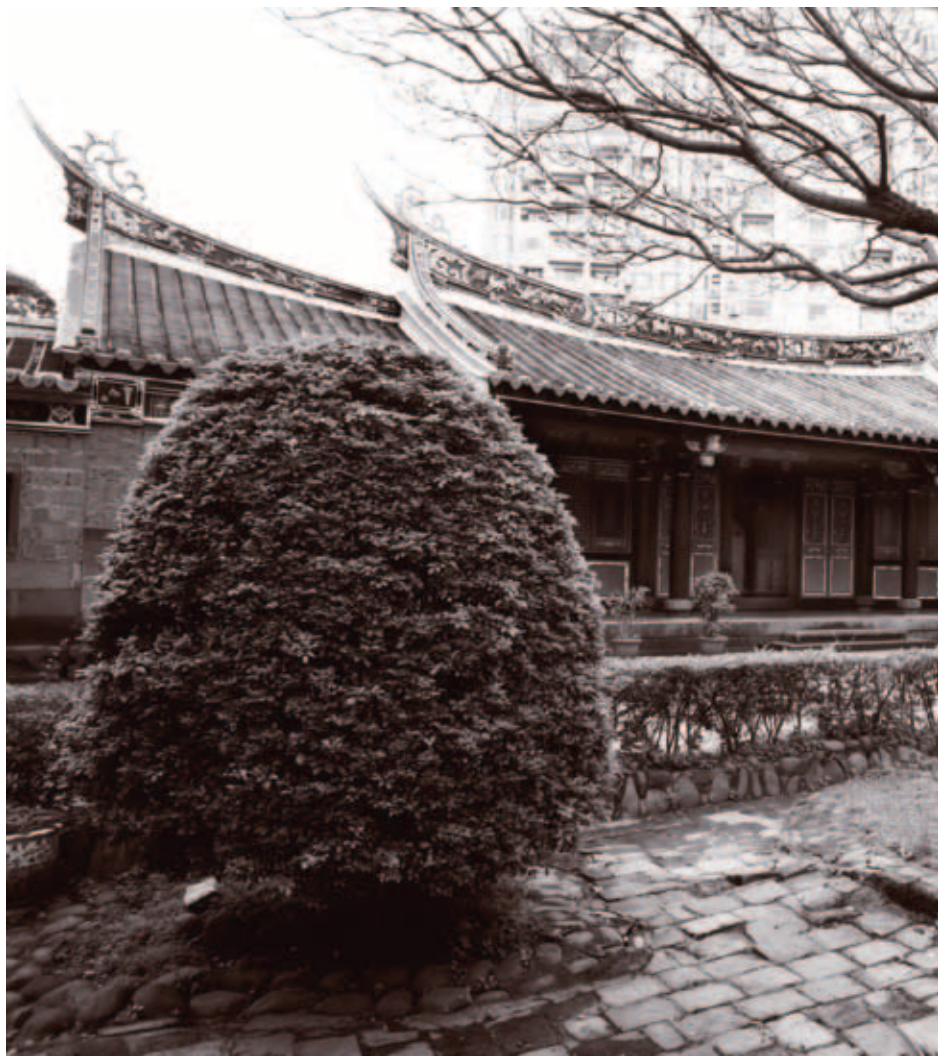
三落大厝，精美的窗櫺木雕，花朵紋飾。

舊大厝

（即三落大厝）

談到板橋林家花園，自然不能不提到呈三足鼎立之勢的另二座大厝，可以說，這大厝與花園是息息相關的。舊大厝位於花園的西北側，有三進屋舍，共41間廳房。第一進為客廳，一廳四房；第二進為正廳（供奉神位），一廳四房；第三進為祖廳（供奉祖位），一廳四房。東護龍與西護龍各十三間房，中段為一廳四房，前後段則為一廳三房。舊大厝原在三進屋舍的前方還有一進，由門房與左右租館圍繞，中央為廣大的中庭。²但此門房與租館現今皆已拆除，僅留廣大的中庭置有聖旨碑與蔥綠植栽。

2 慕芬，〈談板橋林家花園〉，《聯合報》，1964年11月28日，第9版。



冬日的三落大厝，時光大部分歸屬寂寞。



新大厝

（即五落大厝）

新大厝（光祿第）位於花園的西南側，有五進屋舍，共83間廳房。跨入大門、中門，繞過大埤與前庭，可至第一進，第一進為客廳，門楣懸有「光祿第」匾額，第二進為正廳，門楣懸有「尚義可風」匾額，第三進為祖廳。第一進至第三進各為一廳六房，一、二進間又有六房，二、三進間又有二房。第四進為三廳六房，第五進為三廳八房，第五進後方有一小花園。第四進與第五進各有家族使用的中廳。第四進前方有一戲臺，第五進前方亦有一戲臺。東護龍與西護龍各有三組的一廳三房配置，合計三廳九房，總計六廳十八房。第一進前方的東西二側各有一排護龍，均為一廳四房。新大厝東側為白花廳，白花廳原為接待賓客的特別建物，有三進。³新大厝與白花廳之間隔一長巷，稱為花園巷子，是通往花園之路。白花廳的第一進為門房，第二進為前廳，第三進為後廳，均為一廳二房，在二、三進之間有一座戲臺，第三進後方為菜園，向後延伸一長廊，是白花廳通往花園之路。白花廳的東側又有一排護龍，前段為一廳四房，中後段為十六間房。白花廳共三十間廳房。另外，在第一進前方的西護龍，其南側擴為一廳二房，為共同廁所。北側設有二間房，為共同廚房。昔日伙食統一由此供應，幼嫻每日三餐到此端送飯菜，回至各房進食。總計新大厝加上白花廳，共118間廳房，有三座戲臺。

新大厝是林本源家族主要的住屋，約住150-200人，其中女眷較多，林家向來被稱有錢無丁，男丁在林家較為缺乏。有一說認為，林家長輩逝世後停柩於舊大厝，經年才出殯，因而鬧鬼，所以舊大厝的住戶較少，僅管家2戶而已。舊大厝一直都由管家張松負責照管，張松的弟媳婦也住在那裡，協助平日雜事。新大厝的女眷與林家花園較為親密，也較有關係。新大厝1981年拆除，遺址所在現為十層樓高的林家花園廣場大廈，原在新大厝的「光祿第」、「尚義可風」匾額也一併移至舊大厝懸掛。

3 慕芬，〈談板橋林家花園〉，《聯合報》，1964年11月28日，第9版。



五落大厝面積廣大，人丁眾多，大門如此平實不顯眼。
一旦進入這個門，就是另一世界了。





五落大厝白花廳的戲臺。

不止是方鑑齋、來青閣有戲臺，原來五落大厝內也是有戲臺的。戲臺只有在上戲時才引人注目，成為焦點。大部分的時候，戲臺是空無一人的。空蕩的時刻，時間彷彿才有了靜止的意義。



五落大厝光祿第的中門。

兩旁夾攏的灌叢小徑，迎著斜向開啟的中門，走進去，便是林家的人間紅塵。



尚義可風這四字大氣凜然，懸在空無一人的光祿第三廳。過去的人如何看待這大宅寫真呢？照片是個複雜的東西，在拍與不拍之間糾纏，在視覺與精神之間擺盪。在遙遠的未來推想過去，也許比在過去預想未來，還難還苦。

花園夜集

一般熟知的板橋林本源家興盛史，要從1853年自大溪遷居板橋談起。林家也許有心往文人心境與功名之途追尋，但處於動盪時代，這方面的努力卻被一連串事件掩蓋了。1884年的清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板橋林家皆有密切參與，都向清朝政府捐獻大筆的銀兩。1884年清法戰爭時，是林家花園的建設期，到了1893年，林家花園方始建設完成。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林維源為全臺團防大臣督辦，此年招待南澳總兵協防臺灣的劉永福（劉淵亭）到林家花園十餘天，由林家幕僚林鶴年（林氺雲）作陪。⁴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成立，林維源被授以議長之職。5月28日為端午節，林維源招集林鶴年等幕僚在林家花園夜集，林鶴年留有詩曰：

「喧鬧的龍舟，隔著江岸競渡，搶著紅綵；列隊刀戟閃著冰冷的光，而臥房猶留凝結的香氣。夜空那麼浩瀚無際，但擺渡的牛郎星與北斗星仍可望見；儘管局勢險惡，只要宣城太守移防駐守故里，人心就安定。」⁵

關於林家花園，林鶴年這樣描述：「板橋園在臺北之板橋莊，為林樞北觀察所建，時甫太僕又潤色之。氺雲遊臺，時相過從。」⁶數日之後，因兵火倉皇，賓主俱散；回首名園，亦歸零落，真不勝今昔之感也。6月4日，唐景崧逃往廈門，6月5日，林鶴年偕林維源（時甫）內渡，寫下五首留別板橋園的詩作。

「用千萬買名山，用百萬築園墅，與海天結為鄰居，而高潔的黃鶴忽爾飛逝，令人憂傷。」（其二）⁷

「人生像微塵，停在那裡就隨遇而安，我坐在林中望著明月升起，不記得春花落了幾回。」（其四）⁸

1895年6月，板橋林家必定喧囂不平靜，而花園的一景一物沈默依舊。清朝統治臺灣的日子終告結束。後來，留在世人腦海中，林家花園的風景與剪影，人物與觀覽，大都屬日本統治時代。



- 4 林鶴年，《東海集》（手寫本，1955），頁10。原文「劉淵亭副帥永福，奉詔防臺，林時甫星使連旬招陪板橋園燠集，酒酣述舊，並示戎機，索余長句，奉紀。」
- 5 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6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245。原詩下半闕：「隔江宣奪龍舟綵，列戟光凝燕寢香，天漢星槎望牛斗，宣防移節鎮珂鄉。」
- 6 連橫，〈臺灣詩乘〉，頁244。
- 7 連橫，〈臺灣詩乘〉，頁245。原詩「千萬買青山，百萬築園墅，海天共結鄰，黃鶴忽高舉。」
- 8 連橫，〈臺灣詩乘〉，頁245。原詩「人生如輕塵，隨處欣所託，坐愛林月明，不記春花落。」

第二章 女人們

「火車起行嘟嘟叫，十點五分到板橋，板橋查某水攔笑，轉來賣某給娘招。」

雖然有人認為這俗諺的由來，是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時，因板橋林家花園的三落大厝作為板橋鄉土館，適逢其會的地方人士曾為板橋的藝姐舉辦了選美比賽，因而產生這傳頌一時的俚言。但此說並無證據，反倒是向來民間傳言林家的婢女眾多又美貌，加之曾經多次舉辦園遊會、祝賀會，多方邀集藝姐至林家花園唱曲、侑酒，使得板橋女人名聲不逕而走。此則民間傳言不經意描繪板橋女性的出眾與迷人，亦使林家花園的女性更添幾許神秘性。

板橋林家的女人

縱然林家花園曾經在動盪時代作為議事商定的場所，但本質上還是一個遊園賞景之地。從民間傳聞的角度來看，來青閣為小姐繡樓，釣魚磯為垂釣之所，雲錦淙為聚飲之地。於是，我們不禁追問，誰才是花園的真正支配者與使用人？社交的場合只是特殊事件，脫去表層的男性主義外衣，平日留下卻是女眷與小孩的腳蹤，是誰在此流連呢？林維源（1838-1905）除了正室與續弦之外，另有九妾。正室因長子林訓壽早夭，一直沒有男丁，因而抱養妻舅的兒子過繼為螟蛉子，也就是林爾嘉（1876-1951）。在傳統社會，這是正室的自保之道，免得因側室生了兒子奪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881年六歲的林爾嘉進入林家，一直到1895年的這十五年期間，林維源一直沒有增加子嗣，直到1895那年。這時林維源已58歲，此後連續生三子，即林祖壽（1895年2月出生）、林柏壽（1895年12月出生）、林松壽（1898年出生）。

林松壽的生母，亦即林維源的第九妾黃進喜，人稱九姨太或九老太，是宜蘭人。林松壽出生於鼓浪嶼，六歲之後因為不願讓二哥林爾嘉掌控，便想去日本學習院就讀，於是九姨太先帶回臺北居住，二十歲轉至日本求學，畢業後至上海發展，九姨太有時亦至上海居住。九姨太口才好，辦事老練，1938年松壽遇害失蹤後，她想暫時取代當家，因此發生一場家務糾紛，總管郭雨新因開罪九姨太，遭到開除。九姨太後來回至臺灣，住在五落大厝，林家子孫返回板橋，會去拜見她。

當林維源這一輩的人逐次凋零，九姨太的年齡雖然不大，但輩分卻是最高，因而愈發重要。當年她進入林家時，也許位卑言輕，但隨著時光攸轉，加之生了么子松壽，因而確立不可撼搖的地位，她可算是板橋林家歷史中一名極具衝突性與傳奇性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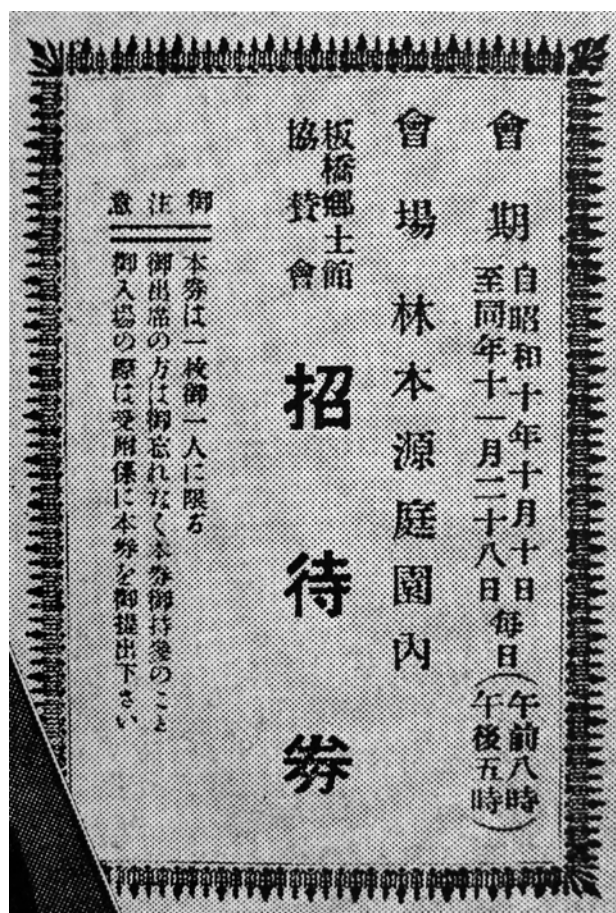
另外一位便是林維源三子林祖壽的正室蔡嬌霞，她是臺中州參事蔡蓮舫的長女，人稱三少奶或三刈菜，外貌頗具福相。林祖壽自小體弱，英年早逝，家業後來都由三少奶掌管，治家極為嚴格。除了九姨太之外，三少奶是五落大厝裡最有權勢的女人。但是，林家極具悲劇性或浪漫性的事件都發生在她的子女身上，這可算是命運的操弄與無奈吧。

每逢新春過年，各房子孫依例先至九姨太住處拜年，再到三少奶住處拜年。九姨太與三少奶的生日，更是板橋林家一年當中最大的盛事，祝儀隆重與賀禮排場比新春過年尤有過之。花園，就是在九姨太與三少奶出現後，還有跟隨而至的林家女眷們，相繼展開綽約風情與游目騁懷的那一幕最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嗎？



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時的板橋鄉土館宣傳海報。

林家花園的橋、亭、洞、閣、樹、水在圓形構圖中重新組合。畫面裡不只是建築與亭臺樓閣，更多是想像的夢土，一道光或一束影，比例不需節制，規則可以拋棄。榕樹幾乎佔了畫面的四分之一，遠方的蓬萊仙島隱隱約約，存在卻幾乎看不見。庭園是人間的仙境，不論什麼時代，什麼人的眼中，都是美好的想望。



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時板橋郷土館の招待券。

林家花園也是配合博覽會的會場之一，10月開始的博覽會，那時的溫帶地區早已進入金黃欲凋的秋日，而臺灣常綠庭園的花木依然茂密，陽光和煦溫暖，微風習習。

喪

板橋林家的喪禮較為特別的應是1917年2月時，林祖壽的母親郭太夫人出殯的這件事。該年1月7日，郭太夫人壽終板橋自宅，停柩在堂。2月25日下午一點半，在板橋自宅以日本國禮即神式之禮舉行。儀式過程先是喪主及會葬者入席，修祓、供饌。接著，齋主祭詞、副齋主誄詞。然後，喪主拜禮捧玉串，家族、親族、親戚捧玉串。最後撤饌、祭場發柩。會葬者一同在板橋支廳附近攝影，再到公會堂休息，結束葬儀，郭太夫人葬於板橋四山墓地。歷來，本島的有錢人家很少有不停柩於本宅一年以上再埋棺，而林郭氏只停柩五十日便出殯，在當時是一項革新之舉，臺灣日日新報還曾報導這次的葬儀過程。⁹

娶

近代板橋林家最隆重的婚禮，要算是1912年4月28日林祖壽與蔡嬌霞的那場世紀嫁娶儀式了。前一天，先是將150份盛大的粧奩遊街展示，這嫁妝行列走在艋舺至板橋的街市，引起路人注目，甚至還有小孩因跟隨觀看而走失迷路。臺灣日日新報特別以《迷路兒童》的標題，報導此事。

「二十六日，艋舺公學校前及新起街，有一男一女，迷路啼哭，其原因為隨着林本源家嫁娶迎粧奩而來。其在公學校前者，為新起街有川某子（五歲），在新起街者，為新起橫街過山某女（四歲）。兩家父母各聞報來尋，又彼此互誤，乃各引其迷路男女沿途訪問，遂於街上彼此相逢，交換抱歸。」¹⁰

至於，這場婚禮的大要，臺灣日日新報也作了一番敘述：

「昨二十七日，本源家第二房林祖壽氏婚娶，冰人楊家春氏，為撮合臺中廳參事蔡蓮舫氏之女，先一日舁粧奩行列市中，

9 〈林家之葬儀 本島空前の一新例〉，《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2月22日，第7版；〈林家國禮葬儀〉，《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2月26日，第2版。

10 〈迷路兒童〉，《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29日，第4版。

計百五十盛，古昔王姬之百兩不足道也。婚娶昨日，驕唱甚盛，無論臺灣僻地，即大陸之對岸，近今亦必不能多觀此威儀。聞枋橋街全人口八百有戶，為之懸燈結綵，築造綠門，藉伸祝意。而南部之支那劇得勝班亦來演，訂半個月，枋橋全支廳下人氣為之沸騰云。」¹¹

看到當年林蔡聯姻的照片，使人不禁盛讚當時之豪奢與隆重。板橋街上排滿了寫著祝字的日式大燈籠，而新大厝的大門外亦搭起了慶祝門樓，上書「爛其盈門」。當新娘花轎隨著迎親隊伍回到板橋街，漸漸接近新大厝，鞭炮聲也不斷響起。新大厝的前庭築臺演戲，板橋人皆湧來看熱鬧，或新奇地圍觀新郎新娘，或興奮地穿插擁擠觀戲。¹²

戰後，林本源家族對婚事還是很慎重。

思記林榮茂娶呂如琴那天，呂如琴先前只進入五落大厝一次，那時覺得也沒有很大。但迎娶當天，林家竟鋪上紅地毯，從大門開始，經過二門，然後第一進直到第四進西側，這裡住有思記的三戶人家。這紅地毯，她始料未及，這段路，也讓她見識五落大厝的深廣。

「總覺得走不完，好長好長。」¹³

今年八十五歲的她回想起，各進屋舍的門檻既高又厚，還要特別留意不能觸碰踩上，高跟鞋還要一步跨過，幸好林榮茂一路扶著她，頭上還有媒人拿竹篩遮著，圍觀的親族隨侍，就這樣簇擁進入林家。最後在四落的思記中廳外面，眾親友一起合照。

呂如琴進入林家是廿六歲，那一年是1950年，當時的女性大多二十歲出頭就嫁人，曾被嘮叨就是新娘的年歲怎麼這麼大？但畢竟一生難忘還是這紅地毯，這也是戰後的板橋林家第一次娶媳婦。由大門一路鋪進的紅地毯，既是莫大的榮耀與重視，也看出略呈沒落沉味的林家仍維持家族的禮法與威儀氣勢。娶媳婦的過程是大戶人家彰顯家風、展現財力的儀式，更是一大隆典。

11 〈林本源家婚事〉，《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28日，第5版。

12 許雪姬，《樓臺重起（上編），林本源家族與庭園歷史》（板橋：臺北縣政府，2009），頁196-211。

13 2009年12月3日於三峽訪談林榮茂、呂如琴夫婦。

相親

1950年代初期，民風仍很保守。呂如琴是思記林榮茂的妻子，身為大嫂，幫小姑麗娟撮合對象，相親地點就選在林家花園。林榮茂的大姐、二姐陪著男方坐在雲錦淙，假裝談天並欣賞風景，女方則由呂如琴陪小姑一路從五落大厝進入花園，轉出方亭，逕朝榕蔭大池而來，步下疊亭，沿著假山區前方的池旁而行，正好切過雲錦淙的旁側，然後穿過月洞門，進入定靜堂，最後轉回五落大厝。整個過程男女雙方都沒有交談，就是女方假裝在花園走一遭，讓男方看一下，這相親過程不到十來分鐘。記得那是夏季，當日天氣晴朗，約莫早上十點鐘的光景。

「沒有遊客穿梭其間嗎？」我問。¹⁴

「沒有，那時的林家花園遊客很少，當天就只有她們一組人遊園。」呂如琴答。

「對象不會認錯嗎？」

「不會，呂如琴與小姑都穿洋裝，但她有戴眼鏡，小姑沒有。」

怎麼樣？後來，女方試探詢問。男方陳東池覺得不錯，這門親事就定了。接下來，就是媒人穿梭來往，安排訂婚結婚的各項事宜。當時不像現在，無需再透過飯局或出遊，才能決定是否答應嫁娶。這件終身大事就這樣，看一眼，敲定了。

雲錦淙，是榕蔭大池的主景，造型典雅，小巧的拱橋銜立，是相親極佳之地，這一定是熟知花園景緻的人刻意選定，因為它不在環池的主動線上，卻又能掌握整個池景的一舉一動。至於步下疊亭，沿著池旁而行的這段姻緣路，一生的幸福就在前方，亭臺景緻與水岸旖旎是否加添了幾許浪漫？只是當年心中想著什麼，是慌亂地匆匆走過，還是也想偷偷眺望對方一眼，在昏熱的陽光與層層綠蔭之下，也許當時都太緊張，竟都記不清楚了。這個故事是從呂如琴那兒聽來的，很具時代性，很恬靜，也很美。

14 2009年12月3日於三峽訪談林榮茂、呂如琴夫婦。

嫁

在1970年代，水記有三戶人家住在五落大厝第四進的東側。1970年10月10日，二十歲的林淑芬是水記林炳湖的大女兒，嫁給臺大醫學士簡哲雄。那天艷陽高照，新娘由第四進嫁出，新郎西裝畢挺，牽手而行，一路上媒婆還撐傘相隨。白紗禮服的新娘，蒙著造型頭紗，是很新穎時髦的行頭。他們的主婚人是林海達，林海達的父親便是人稱桃仔舍的林嵩壽。

「我們不能讀有男生的高中，要唸純女校，這是板橋林家的規矩，而當時結婚對象的條件至少要大學畢業。」林淑芬說。¹⁵

「女方嫁出，我當然是在板橋林家五落大厝外備妥轎車，不是轎子啦，那時已不遵行這個古禮，林家很摩登的。」簡哲雄說。

「花園，雖然是自家的，但板橋林家的女孩卻不能自由進出，不是想去就去，少女時期要有人陪著才能去花園。」林淑芬回答。

「結婚當時，花園已經很沒落了，又有違建戶佔居其內，不會去花園拍婚紗照。」簡哲雄補充。

當然，戰後的板橋林家對於女兒的嫁妝照例總會打理，包括基本電器類如電視、冰箱、洗衣機、電鍋之外，甚至碗筷、瓢盆、抹布整個廚房的用具都帶去夫家。不過，腳踏車或摩托車則免了，因為覺得不至淪落到此等地步，但嫁妝若是轎車配司機，倒可考慮。而喜餅最好去義美買，這樣送親友較體面。至於新郎新娘衣褲則要日本製的舶來品，所以要到基隆委託行特別採辦。一切準備妥當，選定良辰吉時，新郎來迎娶，緊牽著新娘，就從五落大厝的深處，一路放鞭炮，緩緩出去了。

15 2009年12月10日於板橋訪談林淑芬、簡哲雄夫婦。

若論板橋林家嫁女兒的風光事，要舉林祖壽的長女綠瑛為例。日治昭和年間，林綠瑛嫁給彰化芬園的張水蒼。張水蒼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高等文官試驗合格，立即被板橋林家選為女婿，陪嫁就有五百石(一石一百斤)租的土地，相當於12.5甲水田的固定豐盛收入。在婚禮行列中，林家割了一塊土，象徵性放在迎嫁的槓上展示，板橋父老看了，至今仍嘖嘖稱羨。張水蒼戰後曾任臺北市府參事，這也是本記林衡道先生說過的故事。



林家小姐出閣的第一個考驗，是要踩著高跟鞋，大步大步邁出五落大厝，這好長好深的前庭。新娘是林淑芬，新郎是簡哲雄。

蘇州補園的女人

蘇州補園即拙政園的西部花園，是張履謙在1877年購得舊園宅後修建，經十餘年，到了1892年建造卅六鴛鴦館後，全園始告完成。張履謙獨子張元穀的繼室王嗣暉（1875-1903），在補園的八年中（1895-1903），除了生有么子張荷百，還留下六十九首詩稿，死後出版《滋蘭室遺稿》，是張氏家族重要的文學詩篇和歷史文獻。張元穀有一堂兄張元爵，患有肺病。1903年，廿一歲的尤蘭因（1861-1924）與張元爵（1882-1903）結婚只四十天，丈夫即去世，此後守寡一世。後來張家呈請褒揚，1918年民國大總統馮國璋頒額旌表「苦節純孝」，嘉其美德。尤氏可說是在封建枷鎖下度過一生，內心一直十分壓抑和沉悶，很少言笑，只能認命，直到病逝¹⁶。

英國小說家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這樣寫道：

「總體來說，女性較之男人更難于透徹觀察，女人一天的活動常常不留任何有形的成果，她的人生有一種無名感特徵，令人極難把握。」¹⁷

比較板橋別墅的九姨太黃進喜、三少奶蔡嬌霞和蘇州補園的王嗣暉、尤蘭因這些大家族的女人，我們不禁要問，在感情的世界裡既聽不到她們的隱忍、憤怒與怨恨，或是好強、馴順、苦難，甚至願望、滿足，也看不到她們的人際關係，她們的專長、能力，她們後半生的命運將如何渡過。似乎女人們就只是一個生命的延續，銀鹽相片裡模糊的身影，無關家族的榮辱興衰了。即使在林維源的年譜，也查不到九姨太的名字、出身背景、年齡歲數，到底幾歲入門，長相如何，識字與否，是否精音律，懂詩詞？我們也許只能揣想大概是年輕的姑娘，相貌應該不錯吧。至於她與林維源相識的過程，這個女人的人生裡最重要的幾件事呢？真的永遠無人能知能解了。

16 張瑞雲編，〈補園舊事續編：對世界文化遺產有貢獻的張家紀事〉（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8），頁109-113。

17 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著，黃梅、張耀東合譯，《伍爾芙散文（Woolf's Essays）》，（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頁117-118。

楊氏千鶴筆下的女人

《民俗臺灣》雜誌主辦的第二回民俗採訪會，於1941年6月14日下午在板橋林本源花園舉行。出席者達三十多人，是一次意想不到的盛況。現場有專人解說庭園，並帶領繞園一周，大家有如孩童般，興緻勃勃享受半日遊的悠閒舒暢。會後，參與這次盛會的楊氏千鶴寫了一篇《小姐の面影》¹⁸。當天與會的人數較多，她顯得很膽怯、靦腆、害羞。在此之前，她也有另一次遊園經驗，那是與一名日本來的大作家走進林家花園。

「好像進入紅樓夢的大觀園一般，走著走著便迷路了。本來毫無稀奇之處，但是在充滿夢境般的太古橋、六角亭下，一面對攝影機、照相機，便有了自以為是大家閨秀幻戀的感傷，不知不覺便走入了夢境中。」¹⁹

林家花園的場景不斷轉換，突然，楊氏千鶴聽到：

『太太、小姐，大家在這裡看戲吧！』²⁰

是個步履蹣跚的男傭，講了這一句毫不相干的話。故事終結在這裡，大家閨秀幻戀的感傷也停留在這裡。那地點，不是方鑑齋，就是開軒一笑亭，笑笑停停。

幽微世界

約莫同一時期的真實人物，清末直隸省布政使凌福泉與四姨太（他有六個姨太太）的相識過程，還有姨太太之間爭吵爭寵、勾心鬥角，那種既互助又競爭的複雜心態，還有塾師、花匠、廚子、傭人的周旋相處，這一切要靠四姨太的第四個女兒，著名作家凌淑華的《古韻》²¹這本書生動地書寫下來，這就是自傳與小說

18 楊氏千鶴，〈民俗採訪の会—小姐の面影〉，《民俗臺灣》2（8）（1942.8），頁45-46。

19 楊氏千鶴，〈民俗採訪の会—小姐の面影〉，頁46。

20 楊氏千鶴，〈民俗採訪の会—小姐の面影〉，頁46。

21 凌淑華著，傅光明譯，《古韻》（原題：Ancient Melodies）（臺北：業強出版，1991）。

的力量。這也是板橋林家擁有的、類似的家族結構，但也是板橋林家所欠缺的，既赤裸又鮮明的生活記錄。

相較之下，板橋林家雖然產生了九姨太、三少奶的角色，但因生平趣事瑣事少為外界所知，後世子孫功績太多（如創辦銀行、投資企業、蒐藏古董、文化事業等），以致女性人物的悲歡一生被沖淡且模糊，甚至刻意壓抑，終至噤聲無言了。花園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是否曾有綺情故事？是否曾有反抗家庭、追求自己幸福的事件發生？雖然台灣民間最熟知的荔鏡記（陳三五娘）唱本，林家的定靜堂叢書曾經校刊發行，作為文化保存的成果，但顯然，那仍留在市井小民對豪門巨宅的幻思與想像扭曲，現實且無情的社會幾乎不可能出現，純粹只是劇作家的編撰，滿足了鄉野村民矛盾且補償的心理而已。

「世世代代的婦女都擠在那幽暗中，只偶爾為人瞥見。關於婦女，人們所知甚少。」²²

作為臺灣第一家族的板橋林家愈發顯出這個現象。也就是說，板橋林家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而不是女性的。關於母親、祖母和曾祖母們，有什麼逸聞趣事留下來？只有傳說？或許在板橋林家，甚至傳說也沒有。女人們，被抹去了，但她們不應該消失，特別在庭園裡，女性才是靈魂。林家花園的婉約纖巧，有意無意的適合了女性的去處，這絕非毫無來由。林家的女人依著房宅，在僅有的園子裡，徘徊著，生活著。當生活方式和經驗滲到園子裡，歲月與回憶互相糾纏銘刻，大家族的女人們，一代代守著宅子，傳宗接代，但她叫什麼名字？有幾個孩子？這麼大的宅院，她住哪間屋子？如何過活？悲傷的時候如何自遣度過？在這座精緻的花園裡，她最喜歡停留那裡？她最欣賞那裡？我們所知依然有限，資訊甚少。也許不論我們如何揣摩與想像，都不及她們感官的一葉一秋，不論如何比擬，也無法看到她們眼裡的世界。畢竟那個時代，已然逝去。但我們努力記下，這座花園和曾經穿梭出入這座花園的女人們。

22 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著，黃梅、張耀東合譯，《伍爾芙散文》（原題：Woolf's Essays），頁112。



日治時期，榕蔭大池的雲錦淙。

池水很淺，池旁敬字亭的榕樹卻很高大，這棵榕樹現今不在了。



第三章 視角



穿出長巷的小孩，他模糊身影離開五落大厝，一去不返。

園林的定位

中國園林的定位上，常常分不清楚文人庭園與豪商庭園。於是蘇州的豪商庭園被美化成文人退隱養老的營作，藉以提高其超俗的地位，甚至產生「儒商」這個名詞來漂白商人的出身，並點出商人對文學的雅好。事實上，園林的建立有其經濟上的條件，絕大部分都是豪商庭園，或最終落入豪商之手，再經大加整建修葺，方為今日所見的面貌，滄浪亭、拙政園、留園莫不如是。

園林的建立小部份來自功名仕宦之人。這些人包括陶潛、王維、白居易等，沒有一個是窮苦終老的人。他們的道德文章當然有其高潔之處，但在經濟基礎上卻都是溫飽有餘，足以拄杖閒步，飲酒高歌，蒔花弄草。陶潛自言「茅屋四五間，僮僕八九人。」這樣的處境，令他慨嘆窮困潦倒。以現今的角度來衡量，可能連電子新貴都不可能享有此般悠逸的退休待遇。陶潛只是與他那個時代比起來自覺還不夠好不滿意，他應該還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後世的人沒看到這經濟的基礎，也學陶潛退隱荒野，當然也就過著貧且賤，無人聞問的日子了。王維貴為宰相，又購地又置別業，終老於輞川，從容寫出意境高超的園林詩句。他的《輞川集》用一組詩歌的方式描寫各景點的風光，同時也開啟了組詩寫景的傳統。「輞川別業」也成了園林史上著名的退隱去處。至於白居易較為坦白，在不太說實話的中國文人傳統之中，顯得較為特別，也讓我們看到仕宦文人如何在溫飽之餘，進行購置園林的真實心境。

在《中隱》這首詩裡，白居易自陳：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就是這樣，才能飲酒作詩，享受園林。要身居有固定收入的官職，又是閒差，不能被政務纏身，也不可貶至邊疆野地，經濟上要理得清楚，一家老小不愁吃穿，這時除了享受園林之趣，還可買田收租，罷官，就罷吧。白居易又寫道：

「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閒田。」

物質基礎在實際的園林生活或退隱日子中擔負極大的作用。只是儒家常受不了這種坦白，以致連朱熹也要跳出來，指責白居易並非思想高尚的正人君子。楊曉山指出，要過有別於大隱與小隱的生活，也就是園林的生活，所需的四大要素：政治、經濟、風景和交遊，這四項是複合在一起的。²³

「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為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白居易看得很清楚，但後世的人常以二分法來衡量一切，為富就是不仁，朱門一定酒肉臭。即使富有，不敢享受，或享受也不能騎奢示人，只好偽裝貧賤，又不甘居於貧賤的處境與下場。園林，其實隱含了矛盾與衝突，要有財富才能建立園林，但建了園林，心中又渴望簡單隱士的生活。板橋林家花園其實較無這種衝突性，它本就是標準的豪商庭園，內眷享用的庭園，既可誇示財富，也是高官顯要聚會之地，也請了文人來題字繪畫，增添雅趣。

中隱才能有園林的生活，而歷史上的大隱實在太難尋覓了，也很隱晦，倒是小隱隱於野，這個神祕的傳統一直都存在於中國。比爾·波特（William (Bill) Porter）曾經深入考察中國的西安地區，遍歷華山、樓觀臺、香積寺、嘉五臺、南五臺、臨潼、驪山、太白山、藍田、西安市，到處尋訪隱士，只是隱士只專注自己的修行，倒與園林較無關連了。

「若欲住山，必須忘山，方見其道。」隱居在嘉五臺，一位名喚覺苦的禪師這樣說。²⁴但真正的隱居，與其說是放棄社會，不如說是放棄貪欲。有些人真的願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這是隱士傳統的基礎。因此，只有道士才是真正的隱者。一般文人只是心中想遠離人群，但卻無法脫離人群的；或者可以說，心中冀盼著離開人群，才能夠在現世裡繼續在群體中生活著。

23 楊曉山著，文韜譯，《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原題：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33。

24 比爾·波特（William (Bill) Porter）著，明潔譯，《空谷幽蘭》（原題：Road to Heaven）（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頁188。

如何在這個時代 鑑賞美的事物

休士頓大學哲學教授辛西亞·佛里蘭（Cythra Freeland）曾經這樣說過：

「凡爾賽宮景觀中無處不在的古典文化典故需要有教養的觀眾去欣賞。……凡爾賽宮作為一個以美為目的的花園，並沒有滿足種植水果和蔬菜的低層次目的。康德將花園列入精美美術品的類別之中。」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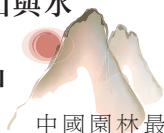
板橋林家花園當然不是凡爾賽宮，但它同樣需要有教養的觀眾來欣賞，而且也絕對屬於精美美術品的類別之中。藝術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採用了各種各樣的形狀，花園也是一種活的藝術形狀，是一種通用的語言。情要寄於物上，不能永遠飄在空中，需落在物體，庭園便是人的物欲與靈性結合的地方，這二者一定有某些相通融合之處。想一下，建造花園時的原意是甚麼？第一棟會蓋甚麼？蓋在哪裡？富豪人家的既有生活機能中最欠甚麼？以這個觀點來看，園中首先蓋方鑑齋，聆曲賞樂，接著是香玉簪，蒔花增色。後來才有汲古書屋、定靜堂，才有來青閣、觀稼樓，最後才是月波水榭與榕蔭大池。因此，方鑑齋一定與主人有著特殊的感情，香玉簪也與主人有著密切的關係。板橋林家靠米業、鹽業致富，後來又經營樟腦、茶業，也兼營錢莊，不斷墾田、修圳、置產、投資、收租、捐官，是臺灣第一豪商，聘請了塾師教育子弟，也會與文人交遊，自然沾染風雅喜好。試想建造房子總有破土禮、上樑式，完工後宴請賓客，為房子定名、題字、作詩，這些在林家花園都沒有進行嗎？可惜沒留下文稿、書信、日記，只留下這個園子，供人解讀最初的構思。

於是，只好用直接的觀察與體會，從山水、院落、樹花、光影這四個角度，來接近板橋林家花園，尋訪這座園林之丰美。

25 辛西亞·佛里蘭（Cythra Freeland）著，黃繼謙譯，《西方藝術新論》（原題：Art theory）（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33-35。

山與水

山



中國園林最富想像的構思就是山與水。嚴格來說，山還居第一。園林的山，通常非真山，雖是假山，但其實代表真山的要義、真山的局部、真山的一角。雖是假山，但有脈理，有層次，從局部能想像全體。

「中國的疊石造山往往是重新創造繪畫、詩題或室外野趣。」²⁶

在江南園林，使用了太湖石、黃石，還有其他十五種類型的石頭，將其堆疊造景，或單石欣賞。從石頭變成假山，需要建造酷似山丘的造型與質感。李漁認為，假山要宛如真山一樣。陳從周也說，疊石時要有沉重感且毫無雕琢痕跡，更難得的是要使假山帶有原始的純樸，也就是符合自然。

「假山組合單元，主要為絕壁及峰、巒、谷、澗、洞、路、橋、平臺、瀑布等……組合方法大抵臨池建絕壁，壁下有路，轉入谷中，盤旋而上，經谷上架空的橋，至山頂有平臺可以遠望。峰巒的數目和位置，隨山形大小來決定。洞則不過一二處，隱藏於山腳或谷中。也有在山上再設瀑布，經小澗而流至山下。」²⁷

這是蘇州園林假山的形貌與變化。

但板橋林家花園的假山卻是另一種型態，它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虛幻的仙境。泥塑的假山以磚塊疊砌出山岳峰巒的大樣之後，再以水泥糊裏，並用泥刀削出層疊的線條，這是刻意突顯人工雕琢痕跡，就是不自然，就是創造現實中不存在，專供仙人遊歷居住的神奇空間。

林家花園不同於江南庭園，沒有太湖石、黃石的造景，而是以泥塑假山與咭咕石為特色。泥塑假山以雕刻削切的硬質手法，做出如同金碧山水的意境，雖是平板的立面，倒也可與立體的太湖石疊砌手法相抗衡。仔細品賞林家花園的泥塑假山，共有三

26 汪榮祖著，鐘志恒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原題：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69。

27 劉敦楨，《蘇州古典園林》（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頁27。

組。南邊的山在方鑑齋與汲古書屋之間，呈南北走向；中央的山就是橫虹臥月陸橋，呈東西走向；北邊的山在榕蔭大池附近，屏障西北，山腳水岸的敬字亭磚塔，有風水的功能與考量。南邊的山既是兩棟建物分界的圍牆美化，也是戲曲實景的強化與襯托，最具仙山畫境之意。中央的山是內園與外園的區隔，又是上方廊道與下方廊道的合併，山景出現在陸橋兩端，帶點虛幻飄渺的景象。北邊的山為坐南朝北的定靜堂阻擋西北乾方的六煞不祥氣流，重巒疊起，氣勢連綿，是花園界牆與護河屏障，既可遊戲其間，又可遮景融景，達到隱密自在的效果。這北邊的山，也是最大的泥塑假山群，可再細分三個假山院落。

至於咭咕石疊砌的假山與拱門，主要集中於橫虹臥月陸橋的兩端，東側砌出梯雲磴的轉折階梯，西側圍塑猴洞的柵籠。此外，觀稼樓西入口的拱門，小海棠池旁的假山，均是咭咕石疊成。還有，月波水榭的拾級梯也是咭咕石傑作。這些都是善用本地的石材，形成獨特典範的佳構。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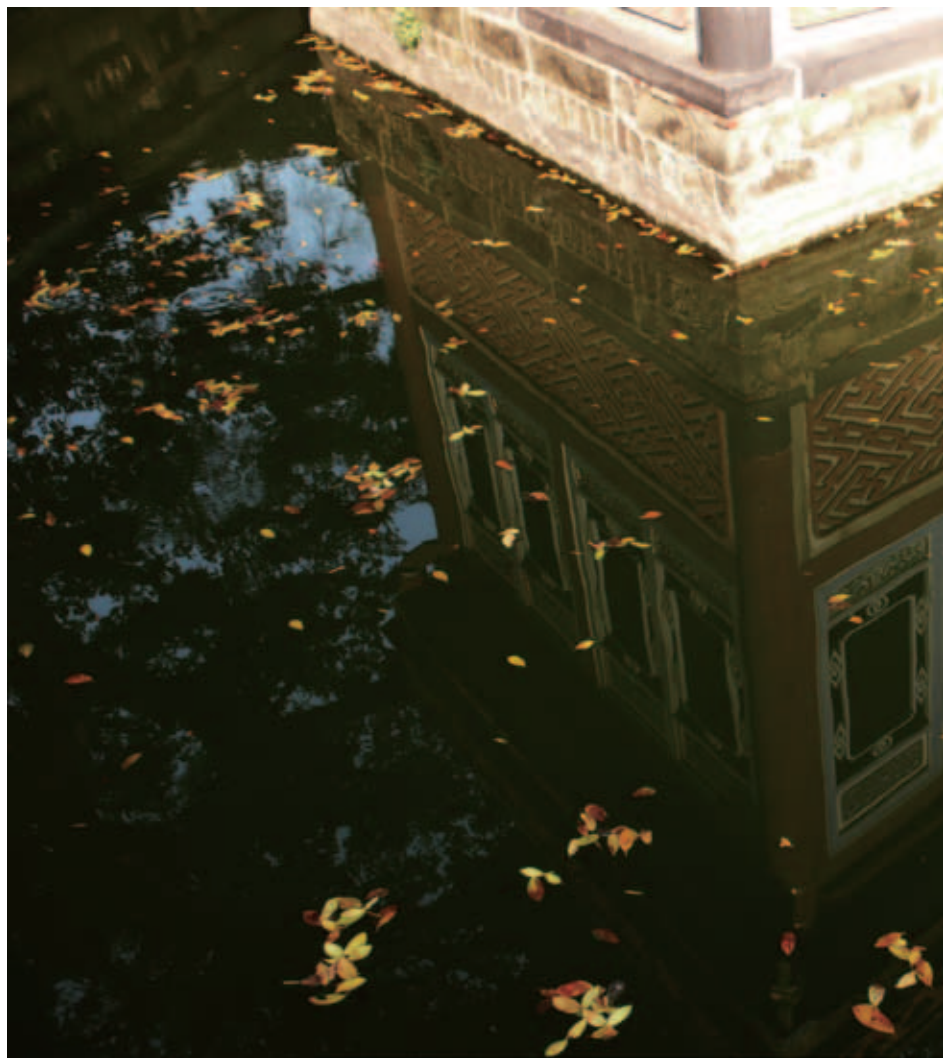
至於水，則有七處：方鑑齋的長方形池，方亭旁的三仙島池，橫虹臥月的眉形隱池，月波水榭的大海棠池（大劍環池），鹿洞的心字池，觀稼樓前的小海棠池（小劍環池、花瓶池），最後是匯聚全園大部分的水流，面積最大，以雲錦淙的長堤劃分二窟的榕蔭大池。朝東南的水池，半畝方塘一鑑開，是方鑑齋；朝西北的榕蔭大池，天光雲影共徘徊，天光雲影就題在觀稼樓的二樓。

若仔細考究，全園可分四個水系。汲古書屋、方亭、三仙島、鋪石廣場、梅花亭，觀稼樓西側至入口的星光大道，皆是第一水系，向西北流出。方鑑齋、來青閣、開軒一笑亭、橫虹臥月、花園仔（菊圃）、香玉簪的南半側，皆是第二水系，向東流出。第一水系與第二水系以高起的長城走道為界。定靜堂為第三水系，獨自向北流出。第四水系是最大的水系，鹿洞的水流入心字池，心字池的水再流入月波水榭，而香玉簪北半側的水也流入月波水榭，然後繞經定靜堂南緣，再折向北，自釣魚磯南側的龍喉注入榕蔭大池，而觀稼樓東側流水經過小海棠池，然後由疊亭的蛙口注入榕蔭大池，亦屬第四水系，最後向西北流出。此外，釣魚磯北側另一蛙口只是補水之用，兼有噴水裝飾效果，與排水洩水較無關聯。



方鑑齋的假山全景，左邊斜亭會隨視角而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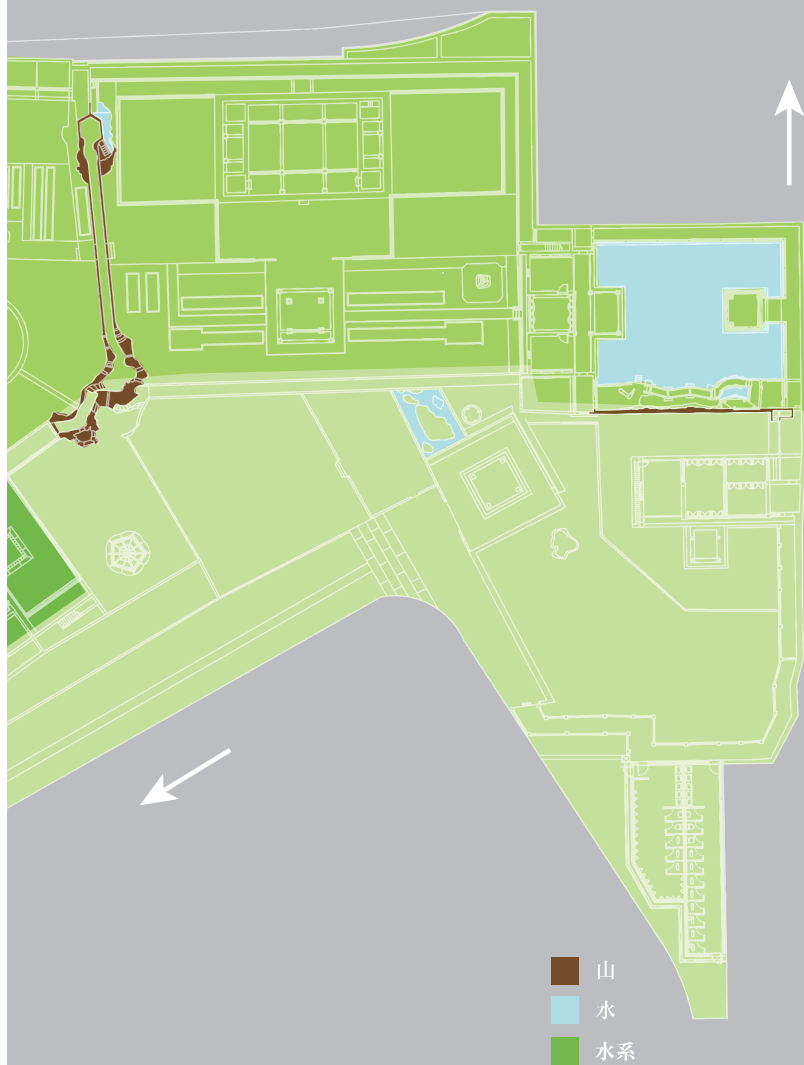




原名拾級亭的月波水榭，池水透亮，紅葉黃葉褐葉紛落，水影灑激。







板橋林本源園邸山水圖

院落

全園建物依二條軸線而建，第一條南北軸線是主線，包括汲古書屋、方鑑齋、來青閣、開軒一笑亭、香玉簪、月波水榭、定靜堂等主要建物。第二條軸線則是觀稼樓、榕蔭大池的西北東南軸線。二條軸線交會於長城走道的中段。但建物的造型不同，朝向各異，與外部花牆又有若干呼應，若將花牆或矮牆圈起的完整範圍視為一個獨立空間來思量，較有完整的詮釋與領會，全園共14院落。

1. 定靜堂

全園面積最大的建物，以兩側的月洞門，加上鑿飾的一對蝙蝠、一對蝴蝶（蛾）造型的花牆而著名，寓意福氣吉祥。

2. 鹿洞

含入口旁側的鹿洞（鹿舍）、門房、心字池，配合周圍的花牆。

3. 月波水榭（拾級亭、水閣）

雙菱形的水閣，配合周圍的花牆，還有上方臺地的石桌石椅，自成一方天地。

4. 香玉簪

地勢最為高亢，前方的壽桃與銅錢的花牆，圍塑出一個特別的空間，加上花園仔（菊圃）的空地，是園區花卉與盆栽的培育基地。

5. 來青閣

來青閣花牆以鼎爐瓶壺造型暗示蒐藏古董、金石、字畫、古玩，每個小院落配置二個大水缸、前庭設有博古花架，更前方有開軒一笑亭的戲臺。

6. 方鑑齋

這棟擁有一列三間房的精美建物，加上一個傍於水邊，三面開敞的軒，周圍有環繞的廊道，自前方迎來一座伸入水面的戲臺，是全園最具藝術氣息的地方。

7. 汲古書屋

汲古書屋是藏書的地方，隱密又安靜，藉著方亭後面的花牆相隔，阻擋視覺的注意。

8.方亭

含方亭、茅亭、三仙島、鋪石廣場、梅花亭，是開闊的空地，也是過渡空間。

9.觀稼樓

觀稼樓已經無稼可觀了，但八卦門的四種果物卻是豐饒的象徵，暗示豐衣足食。樓前的書卷花牆高低起落，多角變化，造型與色彩均很豐富。

10.八卦亭

含小海棠池（花瓶池）、八卦亭、疊亭（上半），是觀稼樓與榕蔭大池的過渡空間。

11.榕蔭大池

自疊亭（下半）即進入榕蔭大池的院落，以迄定靜堂的月洞門。疊亭、雲錦涼、自涼亭、釣魚磯各具不同樣式，是全園多樣性、歧異度最高的地方。

12.石窟臺假山

從疊亭的石拱門為起始，假山走道起伏，石窟臺為主景、石桌組為隱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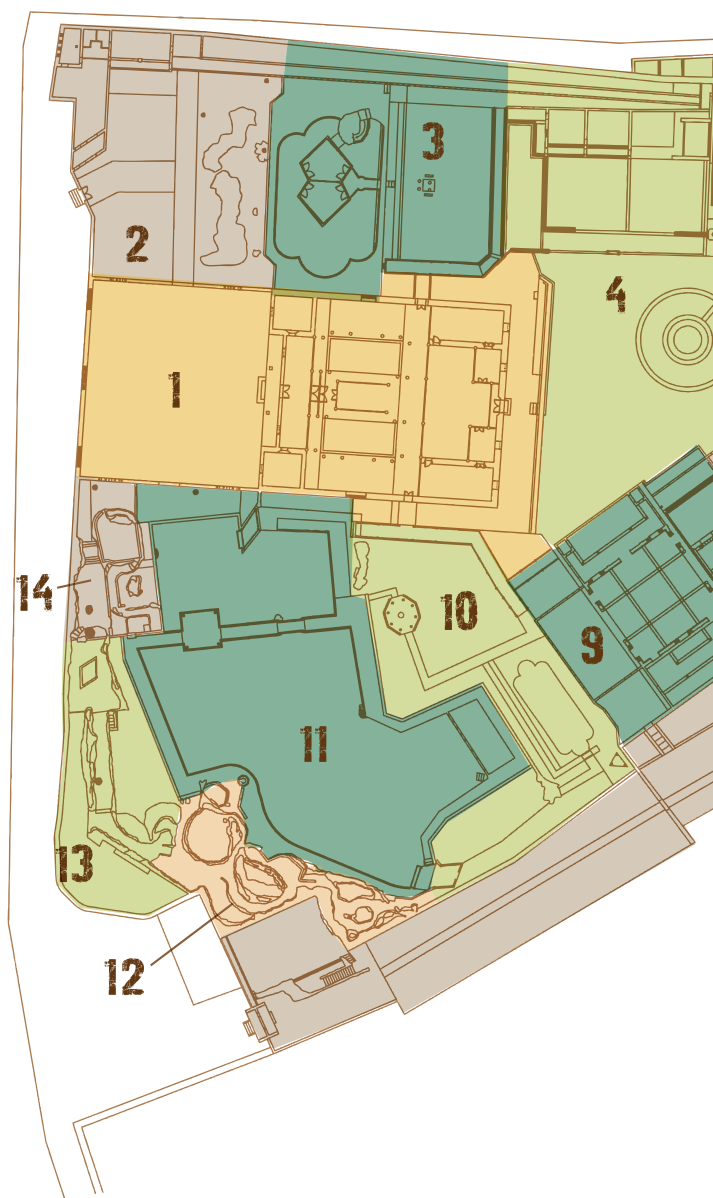
13.自涼亭假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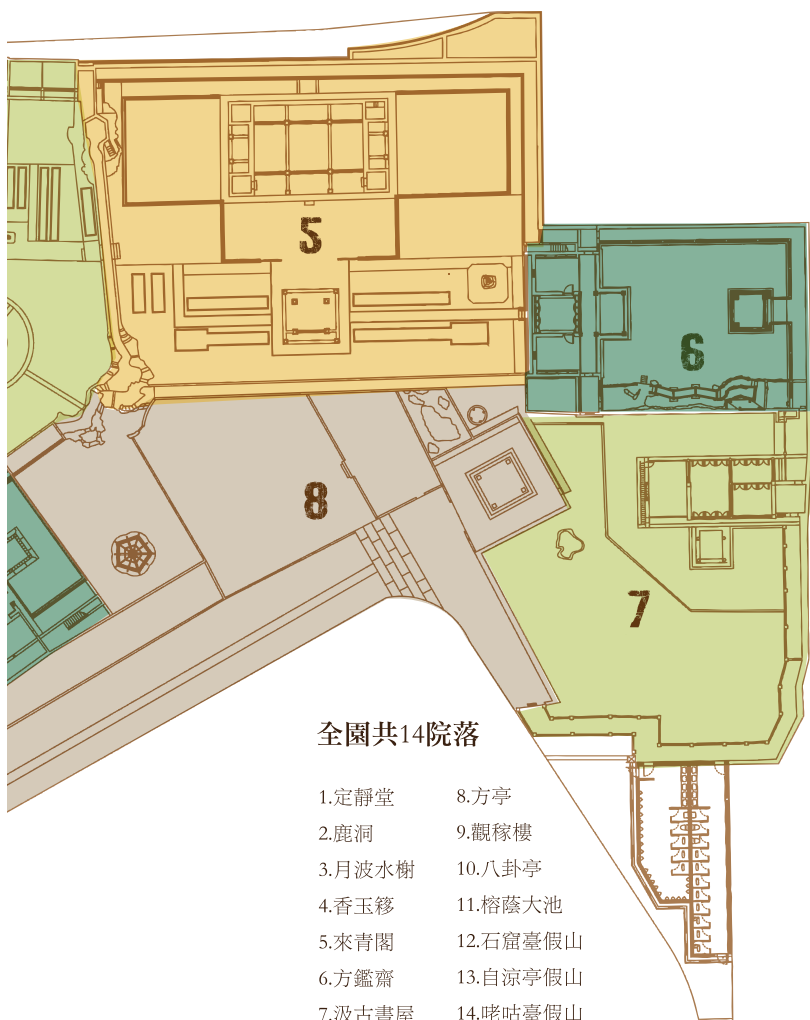
與石窟臺假山以敬字亭、石拱門為界，自涼亭為主景，假山走道橫互。

14.咾咕臺假山

與自涼亭假山以石拱門為界，咾咕臺為主景，假山走道轉折，有三道拱門。

院落自成體系，自成逃遁的空間，而建物與主人藏入其內，自適自得。院落之中，最具幻化視覺效果卻是二棟小巧的建物，一是方鑑齋假山旁的斜亭，一是榕蔭大池旁的釣魚磯。隨著觀者的視角慢慢移動，建物由扁平轉趨立體，繼而膨脹，再歸扁平，有畫軸推挪、景物開展的感覺。





板橋林本源園邸院落圖

樹與花



樹

林家花園的樹木枝葉繁茂，濃綠滿眼，頗具亞熱帶的氣息。比如說，榕蔭大池圍繞了三種榕樹：正榕、菲律賓榕、白肉榕，還有一株垂柳。定靜堂前植有二株木麻黃，鹿洞的心字池附近有高大的油杉，月波水榭的南側是蓮霧，香玉簃前方有大榕樹，觀稼樓南側的梅花亭列植蒲葵數株，來青閣則有茄苳二株、芒果一株，均很高大，方鑑齋戲臺旁藏有一株被刻滿名字的大王椰子，茅亭旁邊是山菜豆，汲古書屋附近則有苦楝二株。樹木蒼翠無語，但樹下曾經發生的故事正要開始。

對板橋林家的小孩們來說，來青閣前的芒果樹與月波水榭南側的蓮霧樹才是眼睛專注的地方。那眼睛張得大大的，望著纍纍果實隨風搖晃，但不能明目張膽攀折，只能結伴趁夜晚偷採。第二天，就會聽見園丁氣急敗壞地逢人訴苦，但小孩們眉飛色舞，樂著哪。那耳朵聽到嘶嘶蟬響，怎麼樣也要黏捉樹幹上的鳴蟲，拿來把玩一番。花木千百，只有果樹庭園才能留給小孩們永恆的印象。至於亭臺樓閣則會變身，有時是大人們宴客社交的場所，有時是小孩們捉迷藏躲貓貓的遊戲處。終於，這芒果樹與蓮霧樹愈長愈高，小孩們只能抬頭興嘆，爬不上去了。

榕樹就是南方庭園的特色，也是有別於江南蘇州園林、北京皇家園林的自然要素，這是無可替代的優勢也具有無比的氣勢。可別小看榕樹，在江南看不到，在北京更是難以出現。這種具氣根的樹木，在潮濕處或水岸則垂鬚特別發達。根系隆起地表，蜿蜒如遊蛇，有時蟠踞岩塊伸展，傲立如九頭龍，南方人視如平常，北方人嘖嘖稱奇。換個角度來想，林家花園的榕樹長得不錯，我會說：「它們喜歡這裡，它們看起來很快樂。」於是微風吹來，榕樹輕晃晃，偶而落下幾片黃葉，在方鑑齋的池裡打轉，那真是悠然閒靜的時刻。如果想到陽光，喔，在夏天火毒的

燠熱之下，虧得有榕樹巨蔭，阻擋令人難耐的輻射，在樹下才覺得安逸舒適，一般吹慣冷氣的人們卻忘記了榕樹的庇護威力。但是在中國園林裡，對植物的選擇除了實用的功能外，還有另一種表明自我的方式。因此，我們看到板橋林家花園的榕蔭大池藏有梅花塢，香玉簪附近闢有菊圃，來青閣栽有桂花，汲古書屋植有七弦竹，鹿洞種了油杉，盆栽則有黑松、石榴，這些多少帶有道德寓意的象徵，絕對是刻意塑造的。

空有亭臺樓閣，若缺少青翠樹木，根本無法表露或透出秀麗與靈氣。再仔細思量，能與亭臺樓閣相襯的植物是什麼？蒼松、古柏、銀杏，這裡沒有，桃李梅杏也沒看到，蘭蕙幽香也許曾經存在，菊是應景之物，要到秋末才會出現。到了秋末，並沒有黃葉紅葉滿樹，落葉的垂柳僅在榕蔭大池有一株，確實很難呼應季節轉換帶來的景色改變。

來青閣、觀稼樓、定靜堂這三處，因為建物的造型完整且強烈，周遭盡是硬磚鋪面，樹木沒有立足之地，改以水缸、花臺、盆景來陪襯。汲古書屋有二株臺灣原生植物的苦楝，彼此對望。開花時節的苦楝，淡紫如霧，令人喜悅；花落時節的苦楝，散鋪草地，自有一番愁緒。方亭附近植有山菜豆、蒲葵這二種臺灣原生植物，高挺環伺的蒲葵呼應了梅花亭的禽欄線條，山菜豆雖然老幹古拙，但傍倚茅亭之旁卻顯得侷促，沒有發揮應有的點景效果。鹿洞周圍以臺灣油杉、榕樹為主，臺灣油杉莖幹挺拔，葉冠如雲，具有松柏長青的象徵地位，亦是臺灣原生的針葉樹種，可算本園的一大特色。只是臺灣油杉屈居一隅，僅能提供綠蔭的功能，殊為可惜。其它如方鑑齋、香玉簪、月波水榭、八卦亭、榕蔭大池諸景皆以榕樹為搭配植物。南方庭園應自有不同的審美觀點，說穿了就是綠，不同於溫帶的四季變換，變化萬千，南方庭園的終年常綠，才是主色。

1930年，任職於臺北植物園的工藤彌九郎寫過：

「定靜堂，中間為廣大的客廳，正面有古典的大門，兼有中庭、前庭。前庭略為方形，四個角落各有一株榕樹、含笑花，其他都敷設石板。中庭也像前庭，四角植上仙丹花、夜合花，兩側有石造鉢臺。來青閣為二層建築的貴賓館，正面設有舞臺，可欣賞各種歌舞。汲古書屋是個圖書館，係林家家族學習讀書的地方。方鑑齋為舞臺演戲之處，迴廊的任何角落都可看到舞臺，有一方形的小池，應該植有蓮花。拾級亭突出池中。

植栽為數不多，只有三、四棵大榕樹，不見其他大樹，有一棵外國來的黑板樹（*Orcherosia*），極為高大。造園之時，種植的有荔枝、龍眼、含笑花、檬果等等，其他如蒲葵、相思樹等好像是以後種的。花壇上有菊花，現今植以西洋花草。以下列舉花木作為參考：櫟、朴、印度素馨、九芎、百日紅、月橘、苦楝、山菜豆、黑松、檳榔、蓮霧、千兩金、樹蘭、夜合花、梧桐等等。現在由林柏壽管理，庭園費約一萬圓的支出，每天有十數人的使役，星期六或祭日時，有相當多前來的參觀者。」²⁸

現在看來，工藤彌九郎當年的記錄很重要，因為林家花園的植栽隨著時代不斷地改變，而且難以回頭，也不再回頭。現今，又有更多不同的植栽了。

²⁸ 工藤彌九郎，〈板橋名物 林家の庭園（上）〉，《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19日，第8版；工藤彌九郎，〈板橋名物 林家の庭園（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23日，第8版。

花

周永勸，1933年生，今年77歲。十歲時，隨父親自臺北遷至板橋。父親擔任林家花園管理人，就住在入口處的門房小屋。而他與大哥、叔父從1943年住到1977年才搬離，一共住了三十多年。父親管理花園的大小事務，也負責發放花園工人的薪水，1943年到1949年的期間，花園共有一名管理人，加上八名男性工人。這八名工人，除了整理花園外，還要負責舊大厝的環境維護與新大厝外圍的整潔（內部則由住戶自理）。他還記得有二名工人，負責盆花培育與花木修剪，一位叫傅扁，人稱扁師，就是在香玉簪前方的「花園仔」培育菊花與各式盆栽；另一位叫林濤，是助手，香玉簪旁側與來青閣前的植栽則由他負責。另外六個人每天要掃落葉、揀枝條，還有各項雜務，因為各有責任區，作完這區又移到下一區。這些工人都不住花園內，扁師住在大觀書社，其他則是板橋人，都住在附近。²⁹

從香玉簪與月波水榭的舊照來看，秋菊是一大特色。這個賞菊的傳統一直是富豪與文人生活中極為重視的節令習俗。板橋林家僱有花匠扁師，職司培育菊花與花木修剪。但種菊花是一項專門技術，單憑一人之力無法勝任，需有其他協力方能奏功。林家自己種的是小朵菊花，遇到農曆春節與重要慶典，若需於定靜堂、舊大厝、新大厝擺置大朵菊花或其他花卉時，則需外購。據說，住在社后的黃以齊善於種菊，也供應板橋林家一些觀賞盆菊的來源。還有，網溪別墅的主人楊仲佐也曾贈送名貴的菊花品種給板橋林家。

「林本源板橋別墅，自去年新栽花卉頗有可觀，本年由網溪別墅移到菊苗數十種，近來大開，五花十色，別饒逸致，直莖長者可有一尺二寸，故遠近有陶家癖者，咸往賞焉。惟聞主人自嫌小數，未敢遠攀騷人墨客勞駕，故不開觀菊會云。」²⁹

當年在板橋林家花園細心培育的愛菊賞菊之心，後來在廈門菽莊花園延續下去，觀菊會更為壯盛且大放異彩。

29 2009年12月15日，於板橋訪談周永勸先生。

30 〈林本源庭園菊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3日，夕刊第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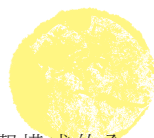


黃昏，巨榕幹影印在鹿洞門房的白牆。





光與影



由小亭、假山、榕樹、水池、月洞門、樓閣外觀構成的全幅場景，在清晨的榕蔭大池更為耀眼，光影在每一轉瞬，就變化一次。月洞門將日光引入，早晨映向西方，是稍帶歪斜的杏眼，慢慢慢慢變成鳳眼，然後轉為眯眯細眼，然後不見，這時日正當中。接下來，日光偏折東方，由細眼轉為鳳眼，杏眼，就在黃昏之前，日光消失不見，被周圍群樹遮去了。

有三處地方與月光有關：橫虹臥月、月波水榭、方鑑齋的浸月門額，因此尋找月光亦是賞園之樂事。分隔外園與內園的陸橋，向內看去，那是日的世界，上書「煙光晴翠」，因為太陽由來青閣後面升起，照耀大地，那是東方；向外看去，那是月的世界，上書「橫虹臥月」，因為月亮會從觀稼樓與榕蔭大池的後方落下，那是西方。

晴天的花園，光影交互穿插，亮得耀眼刺眼，暗得憂鬱。雨中，花園進入迷濛與聲響的世界，榕蔭大池的龍喉與蛙口活絡忙碌，會說話，有生命了。

打著燈籠看花園，這一定是過去的時代所發生的事。入夜的庭園才是私人的庭園，才是自己的庭園。白天時，看到建物、樓閣、樹木，有太多紛亂的意象交錯，也太吵雜。到了夜晚，色彩不見了，聲音靜寂了，樓閣隱退，但一株株的樹木卻站出來了。樹木的輪廓更明顯而立體，雖然一切都變成黑色，卻更容易辨識，不再模糊成一團，每株都顯露個性，擺出姿態，那才是真正的樹呀。聲音少了，耳朵卻變得敏感而清楚，眼睛也是。落葉墜下，僅只一片，在榕蔭大池激起連續擴散的漣漪，一圈圈放射。

然而，漸漸疲倦的夜，也散發無比深沉、無盡無底的漆黑與死寂，尤以來青閣、觀稼樓更顯陰森。方鑑齋、汲古書屋也透出神祕詭異的氣氛，廊下的燈籠受風一吹，還會嘎啦作響，令人不由得緊張起來。總之，夜深人靜，是另一個世界。

香玉簪亦頗為黑暗，走過去，偶遇不穩的石板，一踩上，還會發出砰砰橐橐的聲音，若朝著來青閣方向進去，更顯漆黑。奇怪，這清脆聲音為何白天聽不見，沒注意？倒是榕蔭大池的雲錦淙與自涼亭附近，因為受到路燈映照，顯得光明通敞。定靜堂臨近門房，又有警衛值夜，稍有人氣，自然無須懼怕哩。失去色彩的夜間，益發顯出幽靜空靈的效果。我可以感覺到，我已如此接近了。夜間的庭園就是書寫的開始，感覺的入口，記憶的首頁。

日光與月光是花園永遠的照明，只是現代人忘記了。



日影從月洞門透出，如貓眼。

第四章 倒影



林樸的大姑林紅蕖背影，前方為枕流石。

在四號館

這所臺灣最老的大學，坐落於臺北的公館附近。自毫不起眼的校門口進入，高聳的大王椰子就給人一種昂然的，向上的意志，椰葉舉向藍天，更顯得開闊與寬廣。對臺北人來說，藍天與開闊有時是很珍貴的、缺乏的。但陽光普照，不對任何人稍加慈悲，狠狠地嚙咬皮膚，熱得發燙且痛。時間是2009年10月，我要找的人叫林樸，他就坐在四號館223研究室等著；研究室門口掛著牌子，寫著常綠果樹研究室。四號館就是園藝系，常綠果樹研究室是林樸從事園藝研究一生的工作地。臺大也是充滿回憶的大學。椰林大道兩旁，牆上貼國防色面磚有著柔和土黃色的老建築群，散發出古典浪漫，回憶也是，我喜歡。林樸教授的回憶就從花木果樹談起，林家在鼓浪嶼，住在鹿耳礁，是林維源向英國人購買的別墅，共有三棟樓房，前後各帶一座小花園。需要這麼廣大的空間，才能安置那麼多家人。從大門入口，就可以看到一株臘梅，還有一株龍眼樹。



女眷合影於府內頭前花園，旁邊為水池。自左至右，依次為林紅蕖，阿嬤龔雲環，三嬤高瑞珠，她們都曾綁小腳，再放足，往右為四姑林紅苻，三伯母孫慧英，最右方為佣人。

在鹿耳礁

從臺北到廈門，飛行時間僅需70分鐘。從廈門碼頭到鼓浪嶼，坐船只需10分鐘。到了龍頭碼頭，上了岸，左轉，順著鹿礁路穿過深宅大院夾峙的小巷，只需散步十來分鐘，便可抵達鹿礁路13-15號的林氏府。這裡便是板橋林家林維源、林爾嘉居住的地方，林家人稱這裡為府內，至於菽莊花園則稱港仔後。府內主要有三棟建築：大樓、小樓、八卦樓。

林樸這樣說：大樓的一樓有電話間、餐廳、撞球房、鋼琴室，大伯（林景仁）是孩子頭，也住這裡。二樓有紅公廳（拜關公），二嬪（張芝舫）、三嬪（高瑞珠）居住這裡，三嬪常在這裡注意看小孩子，是否偷拔那些即將綻放的含笑花。大樓的地下樓稱為地陷腳，堆置火炭，也兼養狗之用。撞球房因為極大又空曠，總覺得鬼氣陰森。鋼琴室放有一臺1917年買的Grand Piano，是鼓浪嶼第一臺鋼琴，而五姑媽會彈琴。大人們常在大樓玩樂、打麻將，偶而客人應酬來訪時，也叫藝妯來唱曲助興。八卦樓介於大樓與小樓之間，作為聯繫串連，為阿公（林爾嘉）、阿嬪（龔雲環）、四嬪（蘭谷）、五嬪（蘭芳）、六嬪（冬喜）居住，六叔（林克恭）則是住頂樓。日常膳食，由六嬪料理。小樓則住其他的兒孫輩。

小樓的一樓住了友伯公、五叔（林履信），還有一個房間放林爾嘉銅像，這個銅像是日本人鑄塑，為防塵與防止受損，平日常用布包起來。二樓住三伯（林鼎禮）、阿爺（林樸的父親林崇智，排行第四），還有一間餐廳。二伯（林剛義）因為在家做化學實驗將小樓燒失，後來小樓重建，他也就搬到港仔後居住。七叔（林志寬）住在上海，不住鼓浪嶼。大樓旁側有一間小廚房，平日膳食就由這裡供應。大樓的西側尚有一棟獨立的平房，是洋廚房，備有各式西餐具，僱西餐廚子，林府宴請賓客時，這裡便忙碌異常。小樓東側也有一間獨立的平房，是大廚房，中式宴會辦桌時則由這裡供應。因為樓頂可展望，所以可至那兒看煙火，

還可看到升旗山掛上輪船入港或颱風等氣象訊號。三棟建物每層均有走道兼陽臺，亦稱走馬樓，每扇窗戶都裝有百葉片來遮陽，形如蟹（Horseshoe crab）的肺片，俗名侯伯冊。每棟樓的樓上樓下均隔出小房間，作為梳頭間或廁所。

府內的北側入口為主入口，東南側為次入口。由主入口進來，先進入大樓，然後接至八卦樓，再折往小樓，約呈L形的布局，八卦樓居於轉折樞紐位置。大樓與小樓所夾的空間為頭前花園，植有臘梅、龍眼樹、木棉、梧桐、廣玉蘭、黃皮、蘇鐵、竹叢、梅花等，另配置超大盆景植有羅漢松、七里香，以及數量若干且定時更換的盆花，八卦樓前有二個大水缸種植睡蓮、荸薺，木棉最為高大，有二株，胸徑皆達一人圍。頭前花園有一座涼亭，二座水池。二座水池的其中之一有裂縫，只剩一座可以蓄水種荷花。大樓西側後方則為後花園，亦有涼亭一座、沿牆基邊有水池一座，周圍植有樟樹、朴樹、茄苳、鳳凰木、龍眼樹，又有棕竹、楊桃、荔枝等。在後花園，連接大樓處設有紫藤花廊，還有玉蘭花數大株，水池曾養牛蛙，夜間鳴叫如鼓。前後花園是小孩的運動場所，是打克難式棒球、踢足球或玩跟（follow me）遊戲的地方，一人做頭，大家跟他跑跳各種動作。每年正月十五元宵，林爾嘉包下鼓浪嶼的兩條龍燈，移開所有花盆，就在府內大耍龍燈，稱弄龍。同時，買了兩大竹籠鞭炮，讓轎班迎龍燃放，何其熱鬧開心的景象。

主入口由劉總兵（劉總）管理，配有轎班間，成德是最強的轎夫，也兼巡更的工作。次入口由一名錫蘭警衛管理，稱李總兵（李總），或稱阿李，次入口的屋頂植有蘆薈數盆。阿李較其他印度人更有學問，鼓浪嶼工部局或其他印度門警常來跟他唸書學習。阿李常面對壁角，端坐念經，小孩也不敢驚動他。他睡的是繩索編成，四根木足的床，倒很涼快。從次入口下至坎仔腳，可連接龍頭碼頭。



綁著長辮子的林紅蕖學英文，旁邊是外國人教師Mrs. Barr。



遠方為升旗山，正中央為白樓，右下角為府內的小樓。



送別，在鼓浪嶼的龍頭碼頭。照片左邊是林樸的母親周竹君，她是福建興泉永道尹周蓮的女兒，中央是六叔母海蒂，是瑞士人。

家中聘有外國人教師，Mrs. Barr教姑姑們學英文。師爺沈琇瑩是阿公很尊重的人，因深度近視，看報紙時幾乎貼近臉龐，人們戲稱他是「聞報紙」。到了中午，沈師爺會走來大樓吃飯，因無法分辨樹影或石頭，常僵立在晃動的木棉樹影下，有時突然跳躍，有時又躊躇不前，惹得大家取笑。林府的子孫們會在晚飯時依次去請安，林爾嘉會打謎猜字，給獎品，往往都被林樸猜中。比如「加一也是字」，謎底便是「赤」，取「亦」字上加一橫是也。

林爾嘉一家人加上佣人、奶媽、廚子、轎班、警衛、接線生、師爺，府內大約住50人。大房子就是有些地方太空曠、太陰森，顯得鬼影幢幢，而轎班常喜歡講巡更時的鬼故事（講鬼古），小孩子也就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小孩平日都在家玩耍，四哥雖有氣槍，孩子們卻不准出去打鳥。府內的西側附近，另有一棟青樓，是林金波居住，林金波是源記林維德林嵩壽的後人，也是在1895年之後，一起回到鼓浪嶼居住。林樸小時候會到青樓去找三孀婆玩，記得那裡種有黃花夾竹桃，很特別。

林爾嘉有一妻五妾，正室與二嬪（二妾）皆有生育，三、四、五、六妾則無。因此，他將第六子歸四嬪，第八女歸五嬪，第五女歸六嬪。有人戲稱四嬪較能幹，指揮全局，有若孫悟空，五嬪與六嬪配合無間，有若沙悟淨與朱悟能。

在港仔後

林樸對港仔後的菽莊花園印象深刻的事有六件：一是去看祖父。因為祖父有一陣子住菽莊花園，林樸想去港仔後玩，就會央求奶媽莫五梅帶他去，從府內出發，沿著小巷，因為奶媽背著他，沒多久就到了。在菽莊花園，二伯（林剛義）原先就住在這兒的聽潮樓，因此阿公與四嬪、五嬪、六嬪會住眉壽堂，這裡面海的平臺邊緣種有一排尤加利樹。因為林雨嘉會作謎給孫子猜，常常都是林樸猜對，就有獎賞。比如說「頂廳在唱曲，下廳在炒豆，不仔（人名）走去看，頭殼撞一痛」，謎底是「禮」這個字。第二是鑽猴洞玩耍，猴洞就是十二洞天，由珊瑚礁構成的假山，可在裡面捉迷藏，第三件是走石橋去看海，當時石橋兩側都是以竹竿作圍欄，一直走到觀濤臺再回來。第四件是去隱龜橋（羨魚臺附近）學游泳，就在壬秋閣與枕流石之間，圈護起來的海水，如一座天然泳池，小孩子會從橋上跳下，在此戲水游泳。農曆每月十八日大流水，海水可昇至石橋的八成高度。第五件是去亦愛吾廬，這裡附近有水井，游泳後需要沖水，周圍植有竹叢與梅花，還有一大片的草地。植梅花的小臺地，自成一景，稱為香海；大草地則是開菊花展的地方，位居亦愛吾廬與假山之間。第六件是在猴洞洞口附近釣鬥魚，鬥魚俗稱長斑。但因習俗認為家中不可養鬥魚，會導致兄弟打架，因此鬥魚只好養在猴洞下的冷泉池塘。猴洞洞口另一側接至草地末端，又有一面積較大的池塘，設一石橋，這池面長滿浮萍，猶若草地，曾有小孩不小心誤入掉下去。從亦愛吾廬至猴洞假山中間有一條由池塘流出的小河，小板橋便跨越其上，然後走到淡水池塘與海水池塘交隔的堤壩，這裡築有小蘭亭，過此便是十二洞天的猴洞假山，假山的內側有養著鬥魚的冷泉池塘。



三個中國人與三個外國人的聚會。林樸的大伯母張福英站立，大哥林桐穿童子軍服坐著，旁邊為五姑林紅芙，後方為外國人教師Mrs. Barr，還有二名外國女孩。



遠方為小蘭亭，池畔的半圓形小平臺空空蕩蕩，真率亭尚未建造。

林樸覺得小時候的菽莊花園很大，長大後到過香港、上海生活，反覺得很小。觀濤臺更過去，出現一堆花崗石材，這是原先要築堤岸、蓋屋舍的材料，但因颱風受損，留下未完工的建築廢料。這裡，小孩子偶也會來翻石頭，撿海螺，再以針挑肉，洗淨之後，熱炒來吃，別有風味。招涼亭旁邊有小徑，可至草仔山，這片山坡，林爾嘉取名仰瑞，這是林樸九弟林楠的號，山坡就是要送給林楠。息亭，是暫厝阿嬪的地方，也是蓋來紀念她、懷念她的亭子，但是並沒有埋在這裡。阿嬪是泉州人，會吟詩也會題字，真率亭的字原先就是她寫的。戰後，阿嬪書寫的真跡業已喪失，不得已乃由林樸親筆補上。



三人魚貫而行，只留回憶。最前方撐陽傘為龔雲環，中間為林紅蕖，後方為奶媽。

-
- 31 夏鑄九，《樓臺重起（下編），林本源園林的研究體驗、記憶與再現》（板橋：臺北縣政府，2009），頁120。
- 32 佚名，〈遊菽莊之藏海園記〉，《菽莊相關詩文集，臺灣文獻匯刊第7輯第4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頁393。
- 33 佚名，〈遊菽莊之藏海園記〉，《菽莊相關詩文集，臺灣文獻匯刊第7輯第4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頁394。

菽莊花園再述

菽莊花園圍繞補山藏海的主題，以山、水分區進行園林配置。³¹補山園分為：頑石山房、十二洞天、亦愛吾廬、蘆漱聽潮樓、小蘭亭。藏海園分為眉壽堂、海客談瀛軒、壬秋閣、羨魚臺、真率亭、枕流石、四十四橋、渡月亭、千波亭、觀濤臺、招涼亭。

枕流石是自然奇景，又名石上石，向東北可至真率亭，向西北可至羨魚臺，再抵海客談瀛軒。

「海中有巨石二，矗立波際如纍棋然，大可三十餘抱，高逾五丈，雄特奇邁，為天然壯觀。」³²

石的前後均刻字，一為海闊天空，刻明代張二水先生書法而成；一為枕流，則林爾嘉題字。渡月亭作半月形，千波亭是長方形，招涼亭是扇形，各具造型，各有奇趣。

自海客談瀛軒至羨魚臺約110尺，自羨魚臺至渡月亭約185尺，自渡月亭至千波亭約185尺，總計石橋長約500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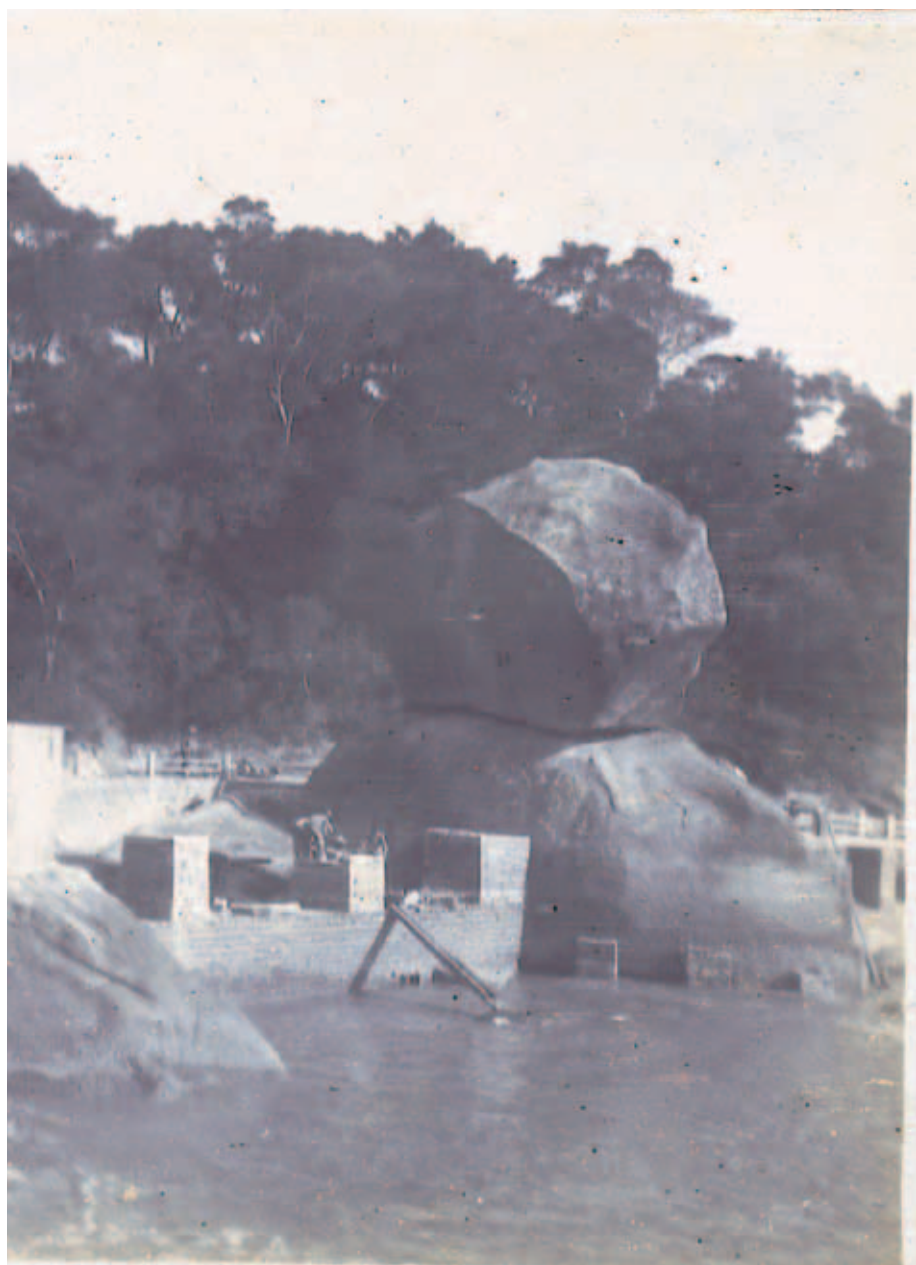
「是橋曲折長互五百尺。……潮長時浪花飛濺，衣為之濕，潮落後則沿橋皆露，石骨錯立有致。」³³

菽莊花園在造景方面，寓有嘉惠子孫的意味。亦愛吾廬是給二孫林楨，渡月亭是給四孫林樸，千波亭是給五孫林櫻、壬秋閣是給六孫林橋、小蘭亭是給七孫林楷，真率亭是給八孫林樸，至於命名為仰瑞的這片海岸山坡則給九孫林楠。

今日的鼓浪嶼，對於倡議古蹟保存的人來說，彷如發現一個藏寶地，有那麼多異國風味的豪宅原封不動保存著，時光彷彿凍結在1949年。但我卻覺得鼓浪嶼如今是豪宅的墳場，因為原來的屋主都不在了，現今居住的人沒那個身份，沒那個品味，也散發出原屋主的那股優雅風尚與高貴氣質。倉促整修開放的菽莊花園，有這種感覺。



羨魚臺附近的隱龜橋正在進行工事，右方為枕流石。



相互懷念的贈別

在鼓浪嶼的菽莊花園，導覽員都會這樣介紹：

「這花園是主人林爾嘉因思念臺灣的板橋別墅，特別模倣蓋出來的，園中有小板橋一景，主人也在石上題字說明這段緣由。」

在臺北板橋的林家花園，解說員也會這樣介紹：

「看看花園的假山，是主人林維源因懷念大陸漳州的山水而刻意模擬造出，他的童年是在那兒度過的。」

這種兩地相隔，一廂情願的說法，真是這樣麼？也許是，也許不是，也許就留在這種相互懷念的狀態，也不錯。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曾說：「童年時期的風景會刻印出個人難以抹滅的記憶，你懷抱它，它緊隨著你。」³⁴ 因此，若說板橋別墅的假山是摹仿漳州的山水，從園主林維源的童年來判斷倒也不無可能，只是做出來卻是不像漳州山水的假山，而且可能根本不是漳州山水的假山，比較像是漳州地區假山的作法一泥塑假山。若衡量菽莊花園的亭臺樓閣動線則可找到與榕蔭大池的神似之處，園主林爾嘉的童年確是伴隨板橋林家花園的興築而成長。以真率亭為始，其樞紐位置有如林家花園的雲錦淙，前後環水，是全園最佳的賞景點，由此向西南經過枕流石、四十四橋、渡月亭、千波亭、觀濤臺，最後抵達招涼亭。真率亭亦可向東北經過壬秋閣、海客談瀛軒、眉壽堂，再折至羨魚臺，回抵原處。

板橋林家花園與廈門菽莊花園二者之間到底有何差別呢？整體而言，論精緻、論工巧、論意境、論人文氣息，廈門菽莊花園當然無法跟板橋林家花園相比。菽莊花園以藏海賞景為主，補山賞菊為輔，但因海景的視野一旦渙散放大，不易收斂，自然難以凝聚焦點，這是菽莊花園的地理條件所限。因此，庭園首要手法

³⁴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艾克曼的花園》（原題：Cultivating Delight—A Natural History of My Garden）（臺北：時報文化，2001），頁98。

乃在築牆，使內聚觀景的力量加強，再向其內疊山挖池，築臺構閣、蒔花添樹，設法營造意境與氣氛。若遇園外有優美的自然風光或人工佳構，再思如何藉景引景，這便是板橋林家花園設計的高明之處。從經濟條件來看，林爾嘉的財力自然無法與林維源相比，投注於菽莊花園的築園資金與募集工匠的良窳均遠遠不及板橋林家花園。板橋林家花園約在1870年代興建，歷經20年的增築，最後在1893年完工，總費用60萬兩。廈門菽莊花園在1913年創建，先後於1919年、1931年、1933年修葺與擴建，總費用25萬兩。就使用層面而論，板橋林家花園提供了舊大厝與新大厝將近150~200人丁之使用，而菽莊花園僅是林爾嘉家族約莫50人丁的花園，規模與格局自然無法相比。

相隔兩地的懷念到底是母子，是姐妹，或情人？從歷史因緣來看是母子，板橋林家花園是母，菽莊花園是子。或者，從文化傳承來看，板橋林家花園是姐，菽莊花園是妹。但我寧可從花園特質來看待這陽剛霸氣的菽莊花園與尊貴婉約的板橋林家花園，它們宛若情人。相互懷念會一直記得對方的美好，心中惦著那份珍惜與愛。因為永遠無法相見，只能懷念。花園，有時是人心的渴求與反映。

贈別什麼呢？2009年9月，我造訪菽莊花園，站在渡月亭，看見了海，海的遠方是臺灣，但無限遙遠，也可以說什麼也沒看見。回望不遠處，小巧的真率亭傍依水岸，這氛圍對曾經定居又遷徙兩地的林家後人是有深厚情感的，是無盡綿延的。我試著揣想，走入並呼吸這座散溢情人信息的花園，步履留在四十四橋，最後變成底片。睽違故鄉五十年的林樸，重新翻閱塵封的底片，聽到海濤般的響聲，那麼逼近，親手為真率亭題字，那一刻，往事在他心中湧昇。



衣飾整齊，梳髮紮辮，穿著油亮亮的皮鞋與深色的長襪，林家小姐在菽莊花園的草亭留影。



那年，傾談對坐，你看到了嗎？（左）張芝舫，（右）蘭谷。



府內的後花園，擺放了觀音棕竹、香冠柏、萬壽菊的盆栽，林爾嘉倚著牆，留下這幅輕鬆的照片。

花園之心

甚麼樣的人才會興建庭園呢？通常認為一要有錢，二要有閒，但這卻不能引發與啟動興建庭園的強烈慾望與動機。不用再努力，再努力也沒用——可能是最大的覺悟與力量，才是興建庭園的強烈慾望與動機。不用再努力，或再努力也沒用，不是指貧窮潦倒，貧病度日的人，反倒是指絕意仕途、告老還鄉、頤養天年、樂天知命的人。當一個人正朝著無限遠大的仕途與事業衝刺時，庭園不會是念茲在茲，縈繞心頭的事情，也不是人生必要的選項，他既無心營造也無法感受。因此，築園的念頭難以萌生，築園的渴求也不強烈，縱然有錢也有閒，但鎮日所思無非更高的權位，猶在追逐功名利祿的途上。因此，築園的必要條件沒有具備，尚未達到那種心境，自然沒必要也不會去築園。

關於林爾嘉（1876-1951）的早年事蹟，孫傳芳在《菽莊林先生暨德配雲環龔夫人五十壽言文》寫得最清楚：

「清朝命王參議清穆考察東南商務，……先生遂以道員奉召入京，以京堂內用，旋奉命總理廈門商務，善於其職，繼而復充礦務議員，又經度支部，派充幣制調查員，農工商部復舉為頭等顧問官。是時，先生已擢侍郎，指日可大用。」³⁵

但1911年武昌起義，清朝被推翻，林爾嘉的官途也就斷了，於是蟄伏不出。民國成立後，雖然當局也曾力邀林爾嘉出任官職，但終究還是拒絕。

「先生知亂事方始，太平之期未可計日以待，遂堅辭不應，與二三遺老日以觴咏為樂，不復與聞外事。」³⁶

35 孫傳芳，〈菽莊林先生暨德配雲環龔夫人五十壽言文〉，《菽莊收藏雜錄》，臺灣文獻匯刊第7輯第4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頁498-499。

36 孫傳芳，〈菽莊林先生暨德配雲環龔夫人五十壽言文〉，頁499-500。

1913年這個時候，菽莊花園竣工，這一年林爾嘉38歲，自臺灣回返廈門已18年了。1914年成立菽莊吟社，隨後又成立菽莊鐘社。1923年10月，菽莊花園菊花盛開，花發四千盆，在玉屏書院堂東設「買詩店」，遊客投一首詩，獲花一支，謂「以菊換詩，詩換菊」，別開風雅。1924~1930共七年，林爾嘉因肺病至瑞士養病。1933年在廬山築別墅，此時林爾嘉57歲，此後年年至廬山避暑。1936年，正室龔夫人去世。1937-48年避居上海，1948年至臺灣，林爾嘉住在臺北市二條通（現今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33巷23號）。1951年11月去世，享年77歲。1956年，菽莊花園由林爾嘉的三姨太高瑞珠捐給中國政府。1973年由沈驥編纂，出版《林菽莊先生詩稿》。

翻到安江正直在1909年調查訪談板橋林家花園的文章，接近結尾時，他提到：

「來青閣二樓，林爾嘉曾住這裡。」³⁷

啊，才恍然大悟，為何林家的後人對此花園沒有印象，也可說沒有太多的感情，只有林爾嘉的懷念特別深。林彭壽、林嵩壽雖也在此舉辦詩會，但沒寫出特別的感受。後來的林鶴壽、林柏壽雖組成寄鴻吟社，但也沒留下他們流連的身影。林熊徵、林熊祥在福州長大，回臺灣後才認知林家花園，他們根本不住新大厝，對林家花園較少接觸。林衡道更是在臺灣完成小學教育後，便至日本生活，直到終戰後回臺，對林家花園也不是很喜歡，心裡還是欣賞中國蘇州園林。

37 〈屬安江正直建築史編纂資料蒐集ノ為臺南廳外四廳へ出張復命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第1541冊第1號，明治42（1909）年11月8日，頁277。



龔雲環坐於藤椅，孫慧英站前方，這是在壬秋閣的下午時光。

待菊

時間是1923年的10月，中國南方吹起了有涼意的東北季風，劃破了秋天的悶熱，陽光斜斜地睥睨，晝日將盡，這年的晚秋來了。

菽莊花園的工人忙進忙出，將春天便下訂，這幾日送來直挺挺的盆栽，紛紛搬進花園。這盆裡裝的非小樹亦非草，是一支支直挺的花，因此可得更小心的搬運，弄壞了瓣蕾，壓折了一點點花莖，可都是看得出來，得挨罵的。在此之前，準備工作也馬虎不得，花園內內外外都打掃了一次，已安置好階梯狀與圓形的花架，而原先花臺上的盆景也被移走了，準備放上新搬來的花盆。

大宅院的管家不只是掌管大大小小的雜事，或熟悉主人的喜好而已，自己也要有些見識與素養。花園的審美與單純欣賞一景一樹是不同的，花園有時展現壯盛的震撼，有時又顯出素寥，有時候熱鬧，有時候卻是沈思的場所。當然，林家展現的氣勢，與一般民家或暴富的店家是不同的。

這管家已經不是第一次準備這盛事了，懷著謹慎的態度就好比隆冬的春節準備一般，一邊指揮著工人，心裡也得一邊盤算，這四千盆花的位置與景緻。黃顏色高莖的排在此，紫色的放在那，花開得如球狀的，要移向圓形花臺的最上方。擺放準備的工夫要盡快完成，因為，花開是不等人的。

秋光斜睨，園子裡約莫有四千盆菊花環繞，主人林爾嘉真是特別鍾愛菊。事實上也真不需要考慮有多喜歡，賞菊對他而言，已經是節令的慣習，不需考量排場要多大，花費多少錢等這類問題，至少，對林爾嘉是如此的。

對他而言，離開臺灣是20歲的年紀，38歲時創建了菽莊花園，現今已48歲了。走在花園中，黃澄澄的菊瓣在斜陽的照射下，溫熱無比又莫可奈何地綻放。有人將菊稱做高潔君子，其實菊的重瓣如此纖膩，是一層層細細密密的迷離，朵朵幻醉其中，散落變成滿地荒唐。每年眼見花開一次，雖是繁華，亦得目睹一次凋零。



養菊不易，擁菊的心情更是現代人已失落的感受。園子裡擺滿菊花，熱鬧盛大，這是舊時大家族的氣派，也是入冬蕭瑟前，最好的時光。



遠山朦朧，日芒風飄，空氣中是秋有菊，感覺還蠻清麗的。





菽莊花園亦愛吾廬前方。

由遠到近，不止是整齊一致的平面盆花，也有立體環狀的四層花塔和階梯形的層級排列。





黑白照片數不出顏色，但菊色繽紛綻放，肯定是好看的。

1920年後，林爾嘉略感身體不適，每逢季節轉換，心中特有感受。再加上時局紛亂，對他而言，菊是傳統與現實的衝擊。面對滿院盛放的菊，既是喜歡又是困擾，坐在菊中，夕陽西下，在海邊的菽莊花園更可感受餘暉快速的下沉。不知道是不是預感，1923年辦了最盛大的菊會之後，1924年的林爾嘉便遠行瑞士，多年不再回返，這個宛如明日黃花的菽莊花園。

林爾嘉在廈門的詩作，多次懷念板橋林家花園，這也多少敘明了那個失去的板橋林家花園，是他創建廈門菽莊花園的動機與本意。

「板橋樓閣知何似，買得青山別有鄉。」³⁸

「風雅千秋詩卷在，河山一局劫灰消，

手栽松菊存陶徑，莫問當年舊板橋。」³⁹

菽莊花園的主人一生都在懷念板橋林家花園。1948年，大陸局勢變動，林爾嘉也置身這慌亂失據的潮流中，想到五十多年前，他是從那個動亂的小島逃到母國，現在卻從動亂的母國逃回小島，人生的戲劇性與諷刺性在他身上衝擊，有著更深的感慨。時光的流逝，使林爾嘉再次回想起他所失去的東西。他生命的最後三年，又回到臺灣。在這裡，他延續對園林的愛好，重建亦小壺天，重聚吟社舊友，直到死去，從此菽莊主人走出歷史舞臺。而後代子孫再也無力賡續此一傳統，他的雅好與習尚難以企及，那個時代已然真正逝去。

單憑表面的年譜資料看來，林爾嘉一輩子沒作過轟轟烈烈的事，偶爾曾經擔任民間的榮譽職位，如華僑總會總裁、廈門鼓浪嶼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而已，可算是遊手好閒，一事無成。1924年之後，直到去世，不是養病，就是遊歷，或者幽居，或者避難，不問世事，以吟哦詩作為樂，安享天年。雖然他在年輕時期或許有過幾近放蕩荒唐的行為，但他代表了一種消失於近代的某種文明型態，不管是養士、納妾、修禊、打謎、賞菊，當然更包括建園與享樂。從他擅改妾、媳婦的名字，到贈予亭閣給孫輩，我願意重新解讀他把握住的文明餘暉，因為我們很難回到那個時空，再也無法那樣地過活。

38 林爾嘉，《林菽莊先生詩稿》（臺北：龍文出版社，1991），頁5。

39 林爾嘉，《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

第五章 戲曲夜

可以這麼樣來品賞板橋林家花園：聆樂聽曲，絲竹悠揚；細品書法，吟詠詩境；探索畫意，追尋光影，而這也就是本書的後半部。

陳從周說：「明代的園林家計成通繪畫，畫家石濤精疊山，戲曲家李漁善造園，其中奧妙，太令人深思與注意了。」又說：「中國園林中必顧曲，所謂聲與景交融成趣。…曲要靜聽，園宜靜觀，觀之才有得。」⁴⁰戲臺與池水的關係，還有堂軒的聲音效果都需考慮，而崑曲、南音較適宜於小型的會唱與演出。依此看來，方鑑齋的戲臺便是戲曲最好的表演場所。

「曲名與園林有關，而曲境與園林更相互依存，有時幾乎曲境就是園境，而園境又同曲境。…過去士大夫造園必須先建造花廳，而花廳又多以臨水為多，或者再添水閣。花廳、水閣都是兼作顧曲之所。」⁴¹

板橋林家花園有二個戲臺，一在方鑑齋的水池上，一在來青閣前的桂花叢中。另外，在新大厝則有三個戲臺，一在百花廳的前廳後廳之間，一在新大厝的第三進後方，一在新大厝的第四進後方。這些戲臺只供林家私人的雅興聽曲，若為招待板橋街民同樂，有時亦在新大厝的前庭搭臺演出。

⁴⁰ 陳從周，《陳從周散文》（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7），頁186-187。

⁴¹ 陳從周，《陳從周散文》，頁182。

彈唱

林家花園曾於1903年召開園遊會，招待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在臺北的官員150多人至花園參訪，當時的新聞曾如此報導：

「既而齊入林園，但見庭園修飾，繞過迴廊，舉凡假山之下，池塘之濱，皆有本島藝妓彈唱，與掌中戲等，而弓術音樂戲臺講古把戲等，尤一時紛然雜然。」⁴²

1905年12月3日，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在日俄戰爭後凱旋歸臺，又召開園遊會。1906年6月10日，祝賀後藤新平受封為男爵，再次召開祝賀會。1908年10月29日，因臺灣鐵道全通典禮，板橋林家發行紀念明信片，開午餐會，在園中亦有戲劇三國誌的邀演。

方鑑齋的敞軒、開軒一笑的戲臺、來青閣的前廊、定靜堂的穿堂與大廳前廊均具有捲棚的屋頂。池水，可以讓音樂聽起來更加柔和，於是方鑑齋與月波水榭，甚至榕蔭大池的雲錦淙均是演奏戲曲極佳的地方。懸有開軒一笑匾額的戲臺是主人與賓客共賞戲曲的地方，當戲曲開演時，小姐與內眷們從來青閣二樓的迴廊向外一望，看到意想不到的盛況，不由得抿嘴一笑，戲臺上的將相人物、生旦淨丑，還有四周的賓客正滿懷好奇，發出讚嘆的笑聲……。

只是這樣的機會並不多，相較之下，在新大厝前庭則有較多戲曲演出的機會。昔日大戶人家娶媳當天，要演戲娛客，或祝壽時亦邀戲團演出。1912年4月27日，板橋林家因源記三少爺林祖壽與清水蔡蓮舫長女蔡嬌霞結婚，邀請上海老德盛班至板橋林宅演出二星期，便是在新大厝前庭搭臺演出。1922年12月26日，因板橋建醮祭典，林祖壽邀上海醒鐘安京班至板橋林家自宅廣庭築臺開演，演出六天。

42 〈林園園遊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18日，第3版。



樂音一起，引領人們進入異想世界。

「祭典中餘興自各種戲而外，有林祖壽氏，特聘現在臺北艋舺戲園開演中之上海戲。自廿六日起六日間，於自宅廣庭中築臺開演，裨一般縱覽，據聞此班中有崔金花者，色藝俱佳，具斯癖者，咸欲以一睹為快云。」⁴³

1926年6月，板橋林家源記林忠結婚時，邀請上海慶昇京班於林忠宅邸演出。1926年12月7日，因板橋接雲寺建醮，林祖壽邀上海天勝京班在其宅上演出三天。接雲寺為林維源倡建，祭祀觀音菩薩，為擺接堡十三庄民最信仰的佛寺。

「完譙局董事林祖壽氏，為敬神觀念，及鼓舞農村人氣，故特聘請來臺中開演之天勝上海京班，在其宅上開演三天，聞女武生海雲峰亦欲出演。」⁴⁴

1929年6月1日，祝賀板橋庄升格為板橋街，中午在林家花園開祝賀會，下午二時化裝遊行，放映電影及演臺灣戲。1930年3月29日，舉行板橋街水道通水式，會後在來青閣、方鑑齋開園遊會，有各種臺式料理，內地藝妓數名侑酒。1933年9月18日，慶賀板橋公會堂落成與昭和橋竣工，林家花園舉辦祝賀會，有梨園子弟、電影放映、彰化煙火為餘興。板橋林家邀集多為京戲，少數為南管，例如1927年5月12日，林忠便曾邀請臺北集絃堂在建昌街林本源彭記花園內開演奏會，演唱南管。

43 〈板橋特訊 添一餘興〉，《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2月24日，第6版。

44 〈演唱天勝京班〉，《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2月8日，夕刊第4版。

慾望

在中國文學上對花園的情慾象徵，無疑地《牡丹亭》是經典，《紅樓夢》則對庭園的著墨更深，紅樓夢所描繪的大觀園，是中國文學裡最有名的一座花園。在明代小說方面，我們可以從《金瓶梅》與《今古奇觀》這些重要的著作，看出花園在整個故事裡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流傳於閩南、潮汕、東南亞和臺灣的通俗戲曲《荔鏡記》，又名《陳三五娘》，其中也有花園遊賞的情節，而花園幽會必然成就了男女私情。

胡曉真在《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一書提到：

「愛情、慾望、誘惑以及超出凡俗經驗範圍的奇詭之物，都跟庭園有關。…庭園是一個另類的空間，當女性把自己框架在其中，便享有某種餘裕，可以發展非傳統的情思與意念。」⁴⁵

花園不只是女性專屬，同時也是女性禁地，園外有窺視，有蠢蠢欲動的風暴，總之，花園象徵慾望的深淵。王鴻泰指出明清時代的青樓利用園林，在禮教世界外建立了一個情色世界，也就是一種相對於正統的生活情境。⁴⁶

闡明花園與女性的對應關係，胡曉真這樣寫道：

「花園一方面昭示了女性的邊緣位置，以及其生活空間的閉鎖性，一方面又因為地處內外的交界，而成為誘發女性越界慾望的危險空間。…庭園在房舍的配置中，往往正處於這麼一個曖昧的邊緣位置。庭園常被詮釋為連接閨閣與外界或者凡俗與他界的中介模糊地帶。中國的庭園深具哲學與文人意趣，但在某些彈詞小說中－尤其是後花園－卻象徵著女性角色受壓抑的情慾與不合法的歡愉。」⁴⁷

45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60。

46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259。

47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頁141-156。

在探索私密世界的過程中，發現庭園同時具有幽閉與解放的含義，滿布著危險，卻又隱藏著機會，障蔽著隱私，也讓隱私有機會流瀉於外，既是純淨，又充滿春色，更是奇詭情節的發生地點，是一個充滿文化暗示的隱喻空間，在清修與情慾的兩極之間遊走。是以，那麼多的小說彈詞要以庭園花園為隱居放逐、私情誘惑、慾望放縱的場域，它就是有奇異力量。一旦進入花園，危機便開始了，希望也相應啟動了。遊園巧遇佳人，遊園驚夢，遊園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情愫

小說彈詞的庭園花園一旦落實為真正的空間，慾望與情愫的顫動遠比我們想像得更碩大，也更黑暗且迷人。女伶與邀請東家的關係不只是聆曲而已，常有複雜的事件發生。謝琯樵便曾因一女伶而與林國芳衝突，結下宿怨，拂袖而出，離開林家。《臺灣日日新報》曾載：

「（謝琯樵）初主富豪林氏家，主人亦知愛士，遇之厚。顧其笙歌極一時之盛，所置菊部尤佳，中一優伶甚少艾，主人大賞識之。顧為博琯樵之歡，歡宴時必出此優以侑酒，盤桓日久，遂與琯樵亦有私，主人知而斥去之，禁不得與琯樵通，琯樵誤以為奪己之好也。……事後主人甚悔之，知琯樵去之艱津，使人往勸之歸，至願以前優相贈，以明其非妒，琯樵不屑也。」¹

1 顏如玉，〈調冰雪藕 名士風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8月22日，第1版。

戲曲名伶至臺灣，亦有嫁為妾者。1925年4月，臺中富商吳東壁（吳子瑜）因不願眾樂，只願獨樂，而將中意的名伶以高價納之為妾，先後納上海聯合京班花旦白蝴蝶與上海復盛京班花旦白玉樓二女為妾。1926年4月9日，白玉樓逃離臺中，寄寓臺北大稻埕福興館，後被吳家報警拘回。⁴⁹當年，二伶嫁吳為妾，白蝴蝶受金七千圓，白玉樓受金五千圓，各有其親族及本人連名畫押為証。8月5日，白蝴蝶及白玉樓二人相偕逃走，吳子瑜至臺北與基隆搜尋，皆渺無蹤影。⁵⁰甚至，還在報上刊登懸賞贈金的尋人啟事，敘明二伶的原名與年齡，再附二人照片以資辨認。白蝴蝶原名王小才，十八歲；白玉樓原名徐根地，廿一歲。尋人啟事的懸賞條件這樣說：

「如有知其藏匿住所來報者，願贈金五百圓；若導往引婦者，願贈金壹千圓；如有得其出口（出境）實證來報者，願贈金壹百圓，決不食言。」⁵¹

至於二伶最後是否拘回，再無後續報導了。

板橋林家所納的妾，亦有出身南管北管的女伶，入門之後稱為倌。戲曲多在黃昏上場，至深夜方歇。也許要在夜間的燈影下，才容易進入戲曲的情境，一切的悲歡離合與情仇歡愛，就在戲臺上演出、發生與結束。

49 〈妻妾爭風 白玉樓被禁冬瓜山 北警署旅館急拿人〉，《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4月11日，第4版。

50 〈已懸賞格千金 何能白白走去〉，《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0日，第4版。

51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0日，第4版。



花園的盡頭。

高牆圍起的花園雖是春色滿園卻也是絕對拘束，望向那刻意築起的盡頭，其實有著委屈與流不出的淚水。

第六章 吟社来了

詩與文

在詩詞的精神領域，構築出另一種園林空間。關於園林裡的實質建物，楊曉山看出：

「園林的自然化並不意味著生硬地照搬自然景觀。恰恰相反，建構園林是一個嚴格的主觀調控與主觀選擇的過程…。真正的擁有園林還要具備欣賞園林的審美能力以及充分表達審美感受的機會。無需實際占有就能在審美層面上擁有一座園林，這是一種觀念。」⁵²

就中國文化而論，作詩既是自我心境的反應，自求解脫的發抒，也是社交，也是娛樂，有時還可用來應付某些場合需要，符合節令而已。如果天份夠的話，那就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詩。這裡所講的詩，是指傳統漢詩，到了清代的臺灣就只是文字組合而已，是一種語言形式，既無法激起什麼想像，也沒精煉，嚴格來說，只是詩體而已，不是詩。當這種紀錄形式不再流行，大多數的人也就不會使用了。傳統漢詩只是舊時習慣使用的一種文體，用此來表達一些意思與情感，就像現在我們使用的白話文一樣。做為一種表達的文體，不見得都是文學。

日治時期，抨擊臺灣傳統詩作最有名的文章，是由陳逢源在1932年寫的《對於臺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一文，刊登於《南音》第一卷第二號和第三號。陳逢源分析當時詩社林立的原因是：自從改隸之後，臺灣的傳統讀書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幾無發展空間，因而無事可做。於是，或逃入象牙塔中自我陶醉，或以詩歌為交際之資，藉以表現出名士氣，或滿足功名的欲望。⁵³但

52 楊曉山著，文韜譯，《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原題：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3-4。

53 許俊雅，《黑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11。

陳逢源雖為新文學者，亦熟諳古近體詩，創作了不少的傳統詩，也批判了傳統詩的弊病。綜合言之，那是一個文人皆能吟詩作詩的時代，也是無數文人附庸風雅的時代。

若論板橋林家相關的文人首推呂世宜。呂世宜，字西村，道光二年（1822）舉人，擅長書畫。在道光年間來到板橋林家，林家花園內設有汲古書屋，曾由呂世宜講學。呂世宜（西村）在臺期間與葉東谷、陳南金、林樞北（林國華）四人合稱東西南北四家。板橋林家首由林國華這一代開始詩詞吟作，但林國華的詩作卻少見傳世。

二十世紀初期，以板橋林家園庭或板橋別墅為題的漢詩，多作全景敘述，少有單景詠讚之作，下面這首可算難得的佳篇：

「亭臺之後

再現亭臺

迴廊消失

向前跨越

即返原處

進入玻璃的重樓世界

池 托映水雲一片

就從觀稼樓頭一瞥

打稻的金色原野

十月農事正忙著」⁵⁴

⁵⁴ 黃服五，〈枋橋林家園庭〉，《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2月18日，第1版。原詩：〈枋橋林家園庭〉「重疊亭臺百折廊，撥瓊世界水雲鄉，瞥從觀稼樓頭望，十月農田打稻忙。」

1918年，有署名汲古書屋後人的主辦者在臺灣日日新報徵選四秋詩，以秋扇秋燈秋砧秋衾四題，七律不拘韻，每卷以四題俱作為合格。⁵⁵自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詩友文人寄到130卷，得詩520首，後來擇佳者刊載發表，這是板橋林家藉由新興媒體公開徵詩的事例。⁵⁶同年，吳鍾善（頑陀）應板橋林鶴壽（兵爪）之聘為西席，遂渡東寧。餘暇則與鶴壽、柏壽兄弟、陳葵、蘇鏡潭（菱槎）、龔亦嘏等相唱和，創設寄鴻吟社於林家花園之方鑑齋，稱為寄鴻七子。1920年秋，吳鍾善內渡，著有《守硯菴詩稿，荷華生詞合刻》，總計詩詞不下一千八百首；內含《東寧詩草》上下卷，有詩142首；《寄鴻吟社詩草》一卷，詩82首，皆寓居臺灣所作。

然而，影響板橋林家花園最重要的詩作都不是這些人所寫。1927年正月，鼓浪嶼菽莊吟社的蘇大山（蓀浦）、沈琇瑩（傲樵）、林小眉（林景仁，林爾嘉長子）、林希莊（林履信，林爾嘉五子）渡臺，二十日內除了遊覽全臺風光外，亦至林家花園一遊，留下最重要的詩作。蘇大山所詠十二景為：定靜堂、來青閣、汲古書屋、方鑑齋、梅花塢、香玉簪、菡萏閣、自涼亭、釣魚磯、海棠池、雲錦涼、觀稼樓。沈琇瑩所詠十景為：定靜堂、來青閣、梅花塢、汲古書屋、月波水榭、方鑑齋、香玉簪、釣魚磯、菡萏湖、觀稼樓。決定性的佳篇也許不是在終日沉吟中產生，有詩才的人偶來一瞥，卻可留下深刻動人的字句。蘇大山一定在花園享受了美好的時刻，他將清新的園景與細膩的感傷，表達在詩作。他想必沒有料到當年的文句，不只抒發個人的感懷，還被書刻楹聯，成為林家花園無聲的文化記憶。

55 〈編輯贅錄〉，《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0月31日，第6版。

56 〈編輯贅錄〉，《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18日，第4版。

榕蔭大池引起了蘇大山極大的注意，他觀察到藏於假山之間的各式亭臺有特殊的含意，那是專供仙人遊歷居住的神奇空間，在〈自涼亭〉一詩，他寫道：

「綠蔭深處的彼方
一方水塘逐漸遠去了
那異質的空間
宛如以壺窺天
步出後 方知
那麼廣闊

此景 只許神仙才能撞見
花蕊夫人坐此環視
冰肌玉膚的神韻
忘了清涼的風
悄悄吹過」⁵⁷

57 蘇大山，《紅蘭館詩鈔八卷〔卷7〕》（晉江：線裝排印本，1928），頁7。原詩：〈自涼亭〉「綠雲深處水平鋪，異境別開天一壺，祇許洞僊親得到，冰肌玉骨汗都無。」

在〈釣魚磯〉一詩，他以寓言拉開序幕，看待此景，幻想著。

「龍伯國的巨人
一口氣連釣六隻大鼈
這故事太荒唐了
就坐濠邊
忘了這景
也忘了自己

縱然得不到魚
還是垂釣
斜棲的那紅蜻蜓
倒影纖細
映貼水上」⁵⁸

沈琇瑩一定也在園內水池看到連連的荷葉，於是寫了〈菡萏湖〉一詩，菡萏，即荷花的別名，夏季開花。

「在白香亭
將傳鈔詩作的箋紙撕下
那酒 觸到唇邊
嘗到雨後的新涼滋味

58 蘇大山，《紅蘭館詩鈔八卷〔卷7〕》（晉江：線裝排印本，1928），頁7。原詩：〈釣魚磯〉「大人龍伯太荒唐，濠上脩然意兩忘，縱不得魚亦垂釣，紅蜻蜓立一絲長。」

隔著秋水
惆悵的人坐在那兒
依然聽到華麗的歌
迴繞於茂密相疊的荷葉間」⁵⁹

撰寫〈臺灣通史〉的連雅堂（連橫），曾應聘擔任板橋林家林熊徵的秘書，他也遊過板橋林家花園，〈稻江冶春詞〉便是他的詩作。

「噦噠著舊日盛事
遊春的心情很是興奮
但戲臺畢竟空了
木門還是掩了
寂靜忘在這裡

只有那株梅樹含著如雪的花苞
白髮的異鄉人兀自沉默
他憑弔那位漂泊寓居
課讀此地的塾師呂西村」⁶⁰

59 蘇大山、沈琇瑩、林小眉，《東寧詩集三卷》（手寫油印本，1927），頁11。原詩：〈菡萏湖〉「白香亭上擘詞箋，雨過新涼到酒邊，惆悵美人隔秋水，艷歌一曲唱田田。」

60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灣文獻叢刊94，（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71。原詩：〈稻江冶春詞〉「遊春爭說板橋園，歌舞臺空靜掩門，一樹寒梅猶孕雪，白頭作客弔西村。」

書與畫

關於字畫的收藏，岡倉天心曾說，要看到中國人的藏品是非常困難的。中國人這樣收藏藝術品，是為了防止藏品被掠奪，防止藏品被皇帝、政府官員等強行奪走。他說：

「收藏者最開始也只讓你看到沒有價值的東西，直到三四次的拜訪之後，才會讓你看到真正好的藏品。」⁶¹

而且，主人不僅要費事地拿出藏品，之後再重新把它包裹起來，而且還得恪守規矩與禮法。

「大致的情形是，要花上整個下午的時間，一邊喝酒吃飯一邊熱情地交談，之後主人會拿出幾件作品，要看完大量的藏品，必須如此反覆多次，看藏品的人也需要無比的耐心。」⁶²

⁶¹ 岡倉天心著，蔡春華譯，《中國的美術及其他》（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37。

⁶² 岡倉天心著，蔡春華譯，《中國的美術及其他》，頁187。

板橋林家收藏了不少有名的字畫、陶瓷、玉器、銅器等文物，尤以林熊光最為著名，收藏的範圍廣泛，包括來自羅振玉舊藏的秦漢官私銅印約千二百方，端方遺物的佛像近百尊，也收藏宋至明清的硯，還有包括從唐至清的各時代書畫，也有趙之謙、吳昌碩等近代書畫家作品⁶³。在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29日的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時，因板橋鄉土館設於林家舊大厝，林熊光與家族成員也藉此契機盛大展出收藏的古董書畫。⁶⁴為了讓字畫真跡不致常常展示，有所損傷，於是採用一種倣製於牆的方法，大致很像江南庭園刻鑿名家書法的書條石作法，將書法、畫作摹塑於迴廊的牆上。自方鑑齋開始，沿著牆壁，一篇篇摹塑至橫虹臥月為止。這樣，既可加添園林的雅趣，又能讓賓客得以一覽真蹟的丰彩。只是這條文學走廊早已風化剝蝕，只有少數幾幅得以依樣重製，其他則因受損實在太過嚴重，僅留下殘字遺篇，寥落不堪了。

神林恆道在《日本美術史》談到謝赫的繪畫六法中，僅次於氣韻生動之下的骨法用筆的繪畫原理。他說：

「所謂繪畫的構成與用筆…置於第二位者，乃是基於東方繪畫與書法的連繫。用筆成為繪畫的精神，因為不僅止於形象之妙，而且當有用筆的妙味。」⁶⁵

63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2007），頁111-139。

64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1939年），頁720-730。

65 神林恆道著，龔詩文譯，《東亞美術前史—重尋日本近代審美意識》（原題：美學事始—芸術學の日本近代）（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09），頁66。



朱熹，白鹿洞書院學規：「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

蔡鎮獻書法，字體多已剝蝕，何其寥落，黑體字是尚可辨識的殘跡。



翁森四時讀書樂：「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周凱書法，目前尚稱完整。宋明清的書畫都在牆上，宛如書畫展覽會。

注意用筆的妙味，也就是東方美術的精神不應離開用筆的表現，而書畫才是象徵東方或是中日韓傳統的美術。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常說：「善書者能畫」，又說：「書畫同源」。

在板橋林家花園看到許多的橫額、門聯、柱聯、詩聯、書聯、題壁詩，這不僅是主人功績的表徵，展現自己的恢弘氣度與交遊人脈，同時也是傳統建物中的重要裝飾。林家花園的書法首要當為建物與景點的題字，或以木匾，或以泥塑或以石鑿，各有不同。建物與景點的題字均請名家揮毫，從留存的舊物來看，汲古書屋、方鑑齋、來青閣、定靜堂均為舊匾重刻，舊匾因底漆剝落，原色木理襯出白色書法，也更顯筆力，較現今的黑底金字更有書卷氣與韻味。

2001年，林家花園再次重修，聘請臺灣當代書法家為數棟建物補題新匾。側門入口的板橋別墅，由釋廣元題字，為隸書。開軒一笑，由施隆民題字，為行書。香玉移，由吳平題字，為隸書。觀稼樓，由傑閣題字，為楷書。觀稼樓副匾「天光雲影」，由洪大淑題字，為楷書。來青閣副匾「花與思俱新」由朱鵬題字，為隸書。方鑑齋副匾「花好月圓人壽」，由林政輝題字，為行書。這些對聯或字聯則可參照專書來細細品味⁶⁶。

至於門額，在方鑑齋有浸月、蒔花二門額。在來青閣有披圖、繹史、碾茶、煮酒、讀書、聆琴、升高、履坦八門額。在香玉移現存襲香、籠翠、佳趣、雅懷、澹宕五門額。在定靜堂有正門額，山屏海鏡，側門額迴廊曲引，小樹傍通。在觀稼樓的院牆有小橋度月、叢桂來香二門額。作為複道式的陸橋，有橫虹臥月、煙光晴翠二門額。拱門門額則有方鑑齋小折橋兩端的訪梅、問柳，還有陸橋上方廊道的棲霞題字，陸橋西側題於猴洞獸欄的悅性門額。建物的門額或院牆的門額多以粉青為底，少數為白底或黑底，塑造字體後補書藏青色彩，透出一股秀雅之氣。雖然沒有作者落款，實較有落款者更有韻味，筆意更佳，我最欣賞，就是這些。

⁶⁶ 徐麗霞，《匾聯之美：林本源庭園之美學賞析》（板橋：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6）。



第七章 臺在圖畫中

畫稿

對於匆匆來去的遊客，林家花園的光影變化其實不容易摸清楚。我也是趁著清早入園，坐在寂靜的石凳，望著空曠無人的風景，心才安定下來。朝陽的光穿過千萬樹葉，從來青閣後方升起，這時的樓宇因背光的關係，顯得黝黑而深沉。然後我繞回雲錦涼，看到波動的水光，反射到小亭的桁架，粼粼映閃，接著這光慢慢地移到水池中央，然後慢慢地移到疊亭的方向…。接著，我走到汲古書屋，就在屋旁的竹叢豎有幾支石筍作為陪襯與象徵，春雨後新筍爭發，夏日竹林成竿搖曳。竹影以灰牆為襯底，隨著光影變化。花園中，取竹節作為花牆，既隱指氣節本意，又寓清逸的感受。

來青閣的「青」字給了人們想像的空間，青是指青山嗎？是大屯山與觀音山嗎？但來青閣坐東朝西，儘管二樓的四面環廊，可以向各種角度眺望，但建物正前方卻是三落大厝的瓦頂，更遠的前方才有綠野的景觀。因此，除了青山的想像，從緊靠二樓的捲簾之後，眺望而出，便有青翠綠意的映像與感覺吧。

觀稼樓的「稼」字給人一種綠野平疇的視覺想像，是春耕犁田的農事，還是雨水溢滿秧田的沃野？觀稼樓坐南朝北，從二樓眺望，越過榕蔭大池，越過層疊假山，確實就是連綿稻田與星散竹園。

當華美的園子建成時，想必曾聘專人繪製畫稿，也就是圖式，供主人展讀。圖上的文人墨客聚集軒堂談藝，另一座水榭也許春梅正開，還有一間傍依古榕下的書齋，主人獨自吟哦讀詩。園外，環繞板橋城的河水架著二段折橋，拄杖而行的老叟茫然眺望。那畫中的人一定沒想到，僅僅二年之後，這座園子的主人帶著大部分家眷遷回中國定居，從此未曾踏上臺灣的土地一步。畫稿未曾面世，在臺灣割日後，一些畫家曾以板橋林家花園為繪製題材，算是填補了這方面的想像。⁶⁷

67 〈油繪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0月31日，第3版，畫家小林保祥曾受林本源家囑託繪畫林家庭園，在臺北新公園內的臺北俱樂部展覽油畫，包含林家庭園3幅作品。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1939），頁724，這本書記載了板橋林家收藏廖朝佑繪製的林家庭園人物畫稿6枚。



假山是扭轉的風景，另類的假借。水，有時圍繞，有時穿出。
洞外，忽見月波水榭的石欄。

照相寫真

後來，有了照相術，板橋林家也攝製出版了《林本源板橋別墅寫真帖》，網溪別墅主人楊仲佐藏有這本寫真帖，後來借給吳基瑞保存，⁶⁸現今可算初次揭開面貌。金色的篆字壓印於淡藍色底布作為封面，照片嵌於印有本源二字的綠色斜紋框內，一切的景物顯出安和的氣氛。這組照片是無人的園林，依稀透露出林本源家族的希望，那就是永久呈現且保有這個優美的地方。照片裡的草木更加蒼翠，亭榭也格外清幽，一切都瀰散青色霧靄的暈底，淡幽之情要仔細才能察覺。優美的園子，一定有浪漫的邂逅。如果不知道享樂之趣，那就是沒有探觸到靈魂，沒有進入花園核心的範疇，始終留在實用功能的層次打轉。因此，庭園的精髓不只在戲臺，而是聽曲扮戲的那一刻；不只是楹聯，而是吟詠對句的那一刻；不是移栽修剪，而是賞花的那一刻；不是曲徑動線如何布局，而是遊園的那一刻，那腳步。

一個庭園裡，遊人最喜歡留影拍照的地方，總有一些特殊的意象，如建築、小橋，如遠山、湖泊，如樹木、花海，就是代表這個庭園最為人知，印象最為深刻的地方，也就是這個庭園的臉龐，這個庭園的眼睛。

從日治時期留下的照片，我們發現定靜堂前的月洞門是代表這裡的首選形象，如何證明曾經來此一遊，絕大部分的人都選擇這個景點，留住美好的時刻。我們彷彿也看到漫步庭園的蘇大山、沈琇瑩、連雅堂，寫下這裡的視覺與意境的饗宴。這裡，還有仿真如畫的泥塑山水，立體變形的斜亭，高大的榕樹枝樑開展於廣闊一方的池水之上，心靈到此，進入一個完全封閉、完全孤獨的地方。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寫道：

⁶⁸ 2009年11月6日，於板橋訪談吳基瑞先生。

「由於這些往事在我們記憶中留下的痕跡，我們欣賞風物景致時就有了成見。…舉目四顧，發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可能再是抱朴守真的自然景色，歷史已在它身上打下了烙印。」⁶⁹

他完全感受到中國園林的特色，他知道歷史確在其中悠遊。他人的風景、童年的風景、畫家的風景、窗格看出的風景、映於鏡子之內的風景不斷擴充花園的可能，不斷加深我們的幻覺與激情。舊照片的風景會牽引我們對現今風景的想像與填補，除了彩色的現場感受，人們也嘗試回想黑白歲月的光譜。

儘管我們可以這樣閒適地享受園林美學，然而時光一晃，板橋林家花園已歷百年，我們忘記它曾經被佔居，曾遭破壞頹敗。只有在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歲月沉澱之後，我們才會去尋找、追憶曾有的歷史與命運。有了時間，有了歷史，我們週遭的景物豁然開朗，開始呼吸了。

⁶⁹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原題：Remembrances）（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31。



院落是自圓自得的空間，你望著我，我望著妳，彼此都好，那是宅的歲月。
醒來，身在橫虹臥月，窺看香玉移。

林綠蕙與沈阿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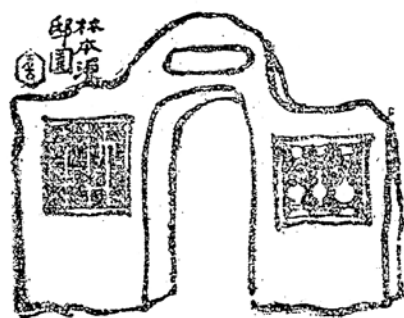
照相術的出現不只記錄林家花園曾有的優美景緻，也留下一幀幀難以清楚言說、難以清楚呈像的歷史，那就是過往人物，他們的歷歷往事。

源記林祖壽的女兒林綠蕙嫁給板橋攝影師沈阿定，在門不當、戶不對的當年保守觀念之下，林家一定曾經施加極大的壓力，反對到底。或許希冀用錢打發男方，然後迅速將女兒嫁掉。但臺北第三高女畢業的女兒，最後還是執意嫁給攝影師。這個例子，影響了後來林家的女眷，七歲之前不得出家門，二十歲之前不得參加學校畢業旅行，因為那要是在外過夜。不得交男朋友，不得在外遊逛，即使到花園散心，也要得到母親的同意，然後跟另一位年紀較大的女伴同行才可以去，為的就是防止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

初次聽到這則有點唯美的愛情故事，我原以為是現代版的荔鏡記，卻沒想到是成功版的梁祝。我拜訪了沈阿定的兒子，現年七十歲，仍在板橋南門路繼承父業，經營環球攝影社。他找不到一張父親的攝影作品，也對父母當年的婚事不甚清楚，實在可惜。我又從林家親戚口中聽到這個事件的另一詮釋，一般的說法是，林祖壽的第四個女兒，人稱四小姐，竟嫁給一個照相的，實在不妥，因為身份不配。本來是一則為愛走天涯，無怨無悔的今世故事，為何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祝福？這並非發生在古代，而是在日治末期，自由戀愛萌芽的時代哪！

沈父在黃石市場賣菜，家境並不是很好，沈阿定只是一名個體攝影師，專門在林家花園為遊客拍照。那個時代，攝影師沒什麼地位，更何況他連一間照相館店面也沒有，但男女雙方一見傾心，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也許故事本身雖很浪漫，但不光彩，永遠要承受異樣眼光的注視。竟然，連重要的婚照都沒有，而這卻是一位攝影師的婚禮。沒有夫婦的合照，甚至連全家合照也沒留下，這太奇怪了。早已過世的當事人很少提及當年相識歷程，子女也就不甚明瞭此段塵封往事。這除了反映臺灣家庭普遍的親子隔閡之外，還多了更深的隱晦。

也許，在一堆林家花園的舊照中，有些真的是沈阿定的作品，但迄今無法找到當年他所拍的那張決定性照片。鏡頭外，他看到那位最令他著迷的四小姐，妝扮齊整、端然靜坐，那將會成為他的妻子，相伴走過一生。



結語 花園的勝出



昭和十七年（1942），臺北州板橋林本源庭園的雲錦涼亭，正中央後方身材最高的年輕學生，後來成為臺灣的總統，他是李登輝。

在設計園林之時，不只要顯出主人的理念，園中的建物與景物也要呈現美與巧思。如果只是為了實用，因應各種功能需要而建，填塞佔滿，那不過是宅第遍布、屋宇連綿而已。為了打發消磨時間，為了悠閒的心境，為了理想，才會去設計戲臺、涼亭、迴廊、樓閣、花圃、獸欄、假山、流水、池塘、石橋、曲徑，並邀集文人墨客來欣賞，這才是園林產生的必要動力。

林維源一定感受到政治壓力的沉重，家園產業棄守的那種痛苦。當初取名為定靜堂的主體建物原意來自《大學》一書：「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但那是指在政商紛擾的世局中，如何把握定靜的要旨，保持明澈的判斷。但面臨前所未有的屈辱，領土割讓，在家園不保的變局下，定靜的遺訓再也無法撫慰動亂的人心了。失去昔日榮光的林維源，只能在鼓浪嶼靜養或療癒心中的傷痛，那年他五十八歲。十年之後，林維源去世。

黃鶴飛去，在中國詩詞的世界，代表了榮光的消逝，也象徵生命的結束。割讓臺灣十七年後，歷經二百十二年的清王朝也滅亡了。林維源去世八年之後，他的兒子林爾嘉完成了菽莊花園。比起林家其他的子弟，這個舉措看出他更有遠見，他為自己得到了比浮生財富更能垂諸久遠的美譽，那就是創造一個園林，且以自己的名字為園名。在臺灣的王惕吾也知道這個道理，聘請漢寶德設計，完成了南園，雖然傳言那本是他的陰宅墓園。而臺灣其他的億萬富豪雖然聰明一世，財富傲人，卻從不曾明白這個道理。

看看板橋林家花園，縱然周圍地區都改變了，而它看起來愈發顯得不一樣，是千百水泥樓房之中永遠的一抹綠地，仍是完美的園林故居。時間愈來愈證明，擁有綠樹與園林，才是顯赫人家，才能垂諸久遠。那些億萬富豪都還不懂，他們還沒想到，還沒悟出這個道理，他們的居處沒有花園。只是有錢加上有閒，但沒有那個最重要的夢想與動機，是不會想到擁有花園的，就差這一步，進不了園林之門。

板橋林家花園的存在，同時向世人證明了不管多麼尊貴、多麼華美、多麼具有重要性的園林也有破敗的一天，也有錐心刺骨、不堪回首的時刻。更珍貴、更值得珍惜的是，歷經毀壞的園林很少有重新復舊復甦的機會，可說百不及一，千不及一，少之又少。林家花園就是一座曾遭破壞，又走過復甦之路的臺灣園林。幸運加上機緣，讓它度過危機，重新站了起來。當園林破敗蒙塵時，漢寶德、洪文雄、夏鑄九、許雪姬、馬以工、黃永松等人強力呼籲保存這座臺灣人文景觀代表的美麗園林，謝謝他們當年的努力。

林維源留下一座板橋林家花園，他的兒子林爾嘉留下一座廈門菽莊花園，他們都是勝出的人物。因為他們知道要留下特別的東西，留下具有文化性的指標地景，他們選擇了花園。花園，在臺灣的歷史上非常特別，數量不多，能幸而保存的，少之又少。歷史上的富豪其實多如牛毛，他們如果留下一間廟，留下一棟銀行，留下一棟旅館，留下一座三合院，又有什麼特別之處，大家會記得嗎？花園就是不一樣，它具有文化指標，有時代印記，有較高的歷史意義與保存價值。花園就像是文字中的詩，而非教誨或廣告，或是其他實用的文章，花園是精神層次的東西。板橋林家不是因為留下舊大厝或新大厝而著名，是因為花園而顯出更非凡的價值。花園的精神價值不是一般住宅、宗祠、聚落所能比擬，它是那個時代文化的集結與反映。聰明的建築師應該想到，接下來，什麼是可以垂諸久遠的工作，在文化工程上一直欠缺什麼？日治之後，公園出現了。公園的時代來臨，而私家園林的時代可算終結，或是不再那麼重要與特別了。板橋林家花園看著那個時代消逝而去，再也不可能有另一座私家園林能保有如此特殊的地位。

這本書的撰寫過程其實是在鏈結、歸納、凝聚對中國園林或者中國文化的看法。基本上，愈來愈能看出這種趨勢，那就是論及臺灣、香港、新加坡對世界文化的影響力，在未來勢必無法像中國那般擁有強勢且深遠的力量。也許，這三個地方，尤其是臺灣，曾經在中國封閉的年代，暫以中國文化的保存者、發揚者自居，面對這種可能的變局，更需要重新考量自身文化的定位。如果臺灣能虛心檢視自己走過的路，會發現即使是籠罩在中國文化圈中，自己還是有著濃濃的日本影子，就像香港、新加坡有著濃濃的英國影子，那就是特色啊，別刻意泯滅或抹殺它。同時，也別忘記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別妄想以中國文化的主流自居。在確立自我文化的路上，如果能看到變異與調適的風景，也就能對原先如影隨形又步步進逼的中國文化，有了更寬容的看法與胸懷。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說：「（在自己的花園裡）沉思，懷抱著愛，而這種愛是未參與創造過程者絕難分享或想像的。」⁷⁰對於私人花園的投注與鍾愛，是持續且永不間斷，這是公園管理員感受不到的。

向林樸教授道別的時候，也是向林家花園道別的時候。回望板橋別墅的門楣，繞過假日熙攘的文昌街，看到了高牆之後令人遐思的來青閣，不禁想到君子舍娘，想到九姨太與三少奶，想到林綠蕙與沈阿定，想到這座園林曾經發生的一切，揮手為禮，向晚的餘暉下，道別了。

⁷⁰ Nathaniel Hawthorne, *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Freeport, New York, 1970, p.23.

Epilogue—The Garden Shines

The design of a perfect garden should not only display the owner's philosophies of life but should also embody beauty and ingenuity. If a garden is created purely for practical reasons and is full of purpose-built structures, it is at best an area crammed with buildings. In contrast, it was to pass the time, to enjoy leisure and to realise one's ideals that a Chinese garden would be designed—with its stages, pavilions, corridors, storied buildings, flower beds, railings, rockeries, brooks, ponds, stone bridges and winding paths. Members of the literati could be invited to enjoy the landscape. All these made up the drive behind the building of gardens.

I suppose Wei-yuan Lin must have felt the heavy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e pains of abandoning his home and property. The name of the main building, Dingjing Hall, is taken from *The Great Learning*, in which there is a couplet that goes: 'Having calmed down, one will be able to attain tranquillity; having attained tranquillity, one will be able to deliberate over things'. However, the advice on how to achieve tranquillity and to judge objectively is only applicable when society sees gener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ups and downs. When a person is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mortification like the cession of territory and the loss of homeland, the advice from *The Great Learning* could no longer comfort his disturbed mind. Wei-yuan Lin, having lost all his previous glory, could only convalesce or nurse the wounds in his heart on Gulangyu (Drum Wave Islet). That year he was 58, and he passed away 10 years later.

The flying off of a yellow crane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poetry represents the waning of glory. It also symbolises the end of life. Seventeen years after Taiwan was ceded, the Qing Dynasty, which had ruled China for 212 years, also came to an end. Wei-yuan Lin's son, Er-jia Lin, finished constructing Shu-zhuang Garden 8 years after Wei-yuan Lin's death. Compared with other descendents of the Lin family, Er-jia Lin showed keener foresight and earned himself a reputation that outlasted his worldly possessions;

that is, he created a garden and named it after himself. In Taiwan, Ti-wu Wang also knew this principle. He engaged Pao-teh Han to design the South Mansion and Garden for him. The manor is rumored to be Wang's cemetery with his home in afterlife, though. No other Taiwanese billionaires, despite their sagacity and vast wealth, have ever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garden.

Look at the Lin Family Garden in Banciao. Even though its neighborhood has been greatly transformed, it remains an elegant Chinese garden, an eternal green space amidst thousands of concrete tower blocks. As time passes, it is becoming clearer that only green trees and elegant gardens can represent an affluent family and stay in people's memory forever. Many billionaires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they have not thought about it; they have not reached the stage of enlightenment. There are no gardens attached to their houses. These magnates are short of neither money nor free time; but without the most important dream and motive, they would never think of possessing a garden of their own. They are always a step away from the door of an elegant Chinese garden.

In addition, the existence of the Lin Family Garden in Banciao also shows to the world that a garden, no matter how exclusive, how luxuriant or how important it used to be, can be derelict one day; it can experience moments of heartbreak that one cannot bear to recall. A garden in ruins is rarely given a chance to rise again. This is more precious and worth cherishing as the chance is less than 1/100 or even 1/1000. The Lin Family Garden is one such garden. It had been damaged but was later rebuilt. By a stroke of luck and a chance encounter with scholars and experts, the Garden weathered the crisis and was able to open its doors to the world again. We must thank people such as Pao-teh Han, Wen-xiong Hong, Zhu-jiu Xia, Hsueh-chi Hsu, Yi-gong Ma and Yong-song Huang for their efforts. When this beautiful garden was covered in dust, they strongly appealed for its conservation because they saw the garde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iwanese cultural heritage.

Wei-yuan Lin left a Lin Family Garden in Banciao, and his son Er-jia Lin left a Shu-zhuang Garden in Xiamen. They were both outstanding figures because they knew they should leave behind something special,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t last they chose gardens. Gardens are special in Taiwanese history. They are few in number, and a well-preserved one is even amongst the rarest. In fact, there are countless men of means in historical records. What would be so special if they just left behind a temple, a bank, a hotel, or a traditional Taiwanese house? Would anyone remember it? A garden is different. It is a cultural icon stamped with features of its own time; it has greate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is thus well worth preserving. A garden is analogous to poetry in writing: it is not a didactic treatise, an advertisement, or an article about practicality. A garden stands at the level of spirituality. The fame of the Lin family in Banciao did not come from their old mansion, or their new mansion in later days. They proved their extraordinary worth by their garden. The spiritual value of a garden is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any normal house, any ancestral shrine, or any settlement. It collects and reflects the cultural aura of its time. From this, intelligent architects should be able to see what kind of works can be long-lasting and what has gone all the way missing in cultural architectur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ushered in the era of public parks. With this, the era of private gardens came to an end, or, at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as important or unique ever since. The Lin Family Garden in Banciao saw the demise of that era, and it is now impossible for any other private gardens to hold such a special position.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his book is in effect one that connects and collects my thoughts on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and Chinese culture. I also tried to draw a conclusion from my observations, and I saw an impending tendency. When it comes to the influence on the world culture, China will definitely beat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th its great power and profound impact. Perhaps these three places, especially Taiwan, have temporari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preservers and advocate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hen China was a secluded country. However, faced with recent changes, they have to re-identify their own cultures. If Taiwan can examine its past course with an open mind, it will find that even though it is envelop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t is still in the shadow of the Japanese culture just a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still in the shadow of the British culture. This is what we call uniqueness. Let us not be oblivious of or ignore this on purpos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China's cultural might and consider ourselves part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way to a clear cultural identity, if we can see alternatives and make adjustments, we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formerly inseparable and now ever encroach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a more tolerant and open attitude.

Nathaniel Hawthorne once said, 'I used to . . . stand in gratified by deep contemplation over my vegetable progeny, with a love that nobody could share nor conceive of, who had never taken part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⁷¹ A manager in a public park cannot feel the continuous, ever-lasting devotion and love one holds towards a private garden.

When I said goodbye to Professor LIN Pu, it was also time to say goodbye to the Lin Family Garden. I looked back at the lintel of the Mansion in Banciao, detoured round Wen-chang Street with its holiday bustle, and saw, behind a tall wall, Lai-ching Hall— a hall that gives rise to fond reveries. I could not help but think of the wife of young master "Gentleman"; the ninth concubine and the third lady; Lu-yi Lin and A-ding Shen; ever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here in this garden. In the twilight at dusk, I waved goodbye to all these.

⁷¹ Nathaniel Hawthorne, *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Freeport, New York, 1970, p.23.

跋 密碼之外

這本書記載的不僅是板橋林家花園的故事，其實是秘密、暗號、密碼、情景、故事的多樣組合，傾訴一些心聲，表達一些感受，每一事件都可以串連起來，每一章節都可找到隱喻的花朵，滋長、凋謝、死亡，又準備再次復生。作為共同作者之一的思薇，她是春天，有著無限的力量，謝謝她，這本書有了她，才有如今豐美的佈局與面貌。

花園也跟社會一起歷經風雨飄搖、動盪不安的時代，在惡境中的花園景象又是如何？花園裡的生活與外界的冷酷現實有什麼不同嗎？所有的浪漫只在花園裡發生嗎？從來未曾有過不愉快或令人感傷的事嗎？沒有任何花妖、樹怪或鬼狐的傳說嗎？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具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板橋林家花園，我倒寧願相信真有一些事情發生，或更確切地說，我只是把板橋林家花園想成一個活生生、有感覺、有故事的園子罷了。設若任何人用心回想自己住過的村莊，自己住過的老家，總有一些故事呈現眼前。人物既然住在這裡，走過這裡，是否留下更溫柔、更依戀、更纖巧、更令人驚動的一刻？

花園本來就具有墮落的、令人振奮的、純真無邪的、慾望的、憂鬱的、愛情的、解放的、隱密的、清靜的各種成分，板橋林家花園更是溢滿這些紛亂的情懷，令人愛憐而時時止步。邀請微風吹向花園時，只要你願意，瞬間還是可以進入百年前那充滿幻覺的場域，碰觸那謎一般難以捉摸的光影，而聲音與香氣在空氣中縈繞。書終於完成了，就讓它親自為你一頁頁述說，它等著，它就在那裡。

作者 李瑞宗

花園的暖光

我依稀記得，2004年春初的光陰仍是沈冷鬱寂，白日輕輕，宛若籠上了一片霧，灰灰濛濛的，一切的色溫皆是褪色，淡寒卻沒有惡意。那時李瑞宗老師帶著上課的學生遊走在林家花園內，依次告訴我們每座樓的功能與遊園的作用。花園是財富的象徵，顯示在花器、在盆栽、在雕樓畫棟的裝飾裡，最後我們在橋上，仿日治時期人拍照的習慣，留了影。

現在想起來，這樣的回憶仍然有趣，那時的我初識庭園，一切看來都非常新鮮有道理。汲古書屋旁的大樹正開著花，因微風不經意的吹拂而落下，老師緩緩的敘述著，無意中說出了春天的顏色，蘊藏在林家花園中淡淡的紫，清麗卻特殊。眾人移步遊園，觀覽拍照，一切在春陰之下，靜謐平凡，像極了每一天。那時候不知道，未來正在開展，並且對往後影響深遠。當時不記得，日後也沒有念茲在茲、以為消逝的某一句話某一齣景，竟在這撰寫修改的時間中不斷湧現，並且繼續滲透翻攪著我現今的舉措。我驚訝過去的微不足道竟然留下如此巨大的痕跡，也回味感謝那些逝去不再回來的成長與懵懂。

這兩年又陸陸續續去了很多次這個花園，抬頭望著這棵有著淺紫色小花的大樹。花蕾可能因朝露與前幾日的連雨，不斷自樹冠斷斷續續的墜落。細細絮絮的淡紫色花雨不斷飄降，不似芭蕉打著聲響惱人，也不像木棉、茶花的砰然速墜。輕輕緩緩的苦楝花瓣，落下，喚醒灰瑟靜態畫面中的柔美律動。花園曾經春色如許，又歷經老舊破敗，繼而復生或永遠消失，也許藏有大宅院的苦澀，懷著小姐的愛戀。

花園人生，開朗的景色有可能瞬間轉成傾盆大雨而落色寥零，反覆著墨推敲的磨難很苦，卻又好像感知了人心多一些。這本書寫了許多花園的片刻，也同時留下了自己花園人生的痕跡。那些恬靜哀愁，那些喜樂恍惚，苦痛堅忍，進退維谷，隱隱約約。嘗試寫下這些真實活過的人物，捕捉細緻豐美的心靈與風景，抓住一些如煙似霧的心思飛緒。雖然有些斷裂，卻也如實的反應了花園本質的各種可能，自然感受與感官振奮的揉雜、真實與想像並存、既物質卻又精神、有可能是束縛卻又非常美好，謝謝李瑞宗老師給我的花園。

作者

孫思敬

引用文獻

史料

〈屬安江正直建築史編纂資料蒐集ノ為臺南廳外四廳へ出張復命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第1541冊第1號，明治42（1909）年11月8日。

佚名，〈遊菽莊之藏海園記〉，《菽莊相關詩文集，臺灣文獻匯刊》，第7輯第4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林爾嘉，《林菽莊先生詩稿》，臺北：龍文出版社，1991。

林鶴年，《東海集》，手寫本，1955。

孫傳芳，〈菽莊林先生暨德配雲環龔夫人五十壽言文〉，《菽莊收藏雜錄，臺灣文獻匯刊》，第7輯第4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6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灣文獻叢刊9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1939年。

楊氏千鶴，〈民俗採訪の會—小姐の面影〉，《民俗臺灣》2：8（1942.8），頁45-46。

蘇大山，《紅蘭館詩鈔八卷》，晉江：線裝排印本，1928。

蘇大山、沈琇瑩、林小眉，《東寧詩集三卷》，手寫油印本，1927。

臺灣日日新報

- 〈林園園遊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18日，第3版。
- 〈林本源家婚事〉，《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28日，第5版。
- 〈迷路兒童〉，《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29日，第4版。
- 〈油繪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0月31日，第3版。
- 〈林家の葬儀 本島空前の一新例〉，《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2月22日，第7版。
- 〈林家國禮葬儀〉，《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2月26日，第2版。
- 〈編輯臚錄〉，《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0月31日，第6版。
- 〈編輯臚錄〉，《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18日，第4版。
- 〈板橋特訊 添一餘興〉，《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2月24日，第6版。
- 〈妻妾爭風 白玉樓被禁冬瓜山 北警署旅館急拿人〉，《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4月11日，第4版。
- 〈已懸賞格千金 何能白白走去〉，《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0日，第4版。
- 〈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0日，第4版。
- 〈演唱天勝京班〉，《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2月8日，夕刊第4版。
- 〈林本源庭園菊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3日，夕刊第4版。
- 工藤彌九郎，〈板橋名物 林家の庭園（上）〉，《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19日，第8版。
- 工藤彌九郎，〈板橋名物 林家の庭園（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23日，第8版。
- 黃服五，〈枋橋林家園庭〉，《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2月18日，第1版。
- 顏如玉，〈調冰雪藕 名士風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8月22日，第1版。

中英日文專書、論文、報導

Hawthorne, Nathaniel. *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Freeport, New York, 1970.

比爾·波特 (William (Bill) Porter) 著，明潔譯，《空谷幽蘭》（原題：Road to Heaven），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原題：Remembrances），北京：三聯書店，2004。

汪榮祖著，鐘志恒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原題：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辛西亞·佛里蘭 (Cythra Freeland) 著，黃繼謙譯，《西方藝術新論》（原題：Art theory），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岡倉天心著，蔡春華譯，《中國的美術及其他》，北京：中華書局，2009。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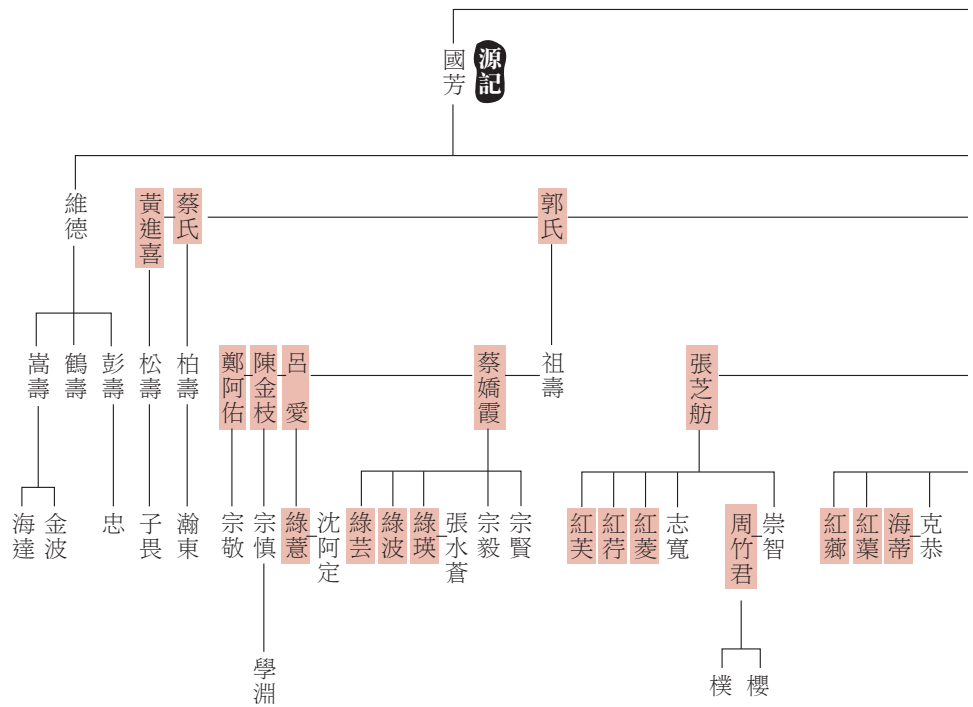
凌淑華著，傅光明譯，《古韻》（原題：Ancient Melodies），臺北：業強出版，1991。

夏鑄九，《樓臺重起（下編），林本源園林的研究體驗、記憶與再現》，板橋：臺北縣政府，2009。

徐麗霞，《匾聯之美：林本源庭園之美學賞析》，板橋：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6。

- 神林恆道著，龔詩文譯，《東亞美學前史－重尋日本近代審美意識》（原題：美學事始—芸術學の日本近代），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09。
- 張瑞雲編，〈補園舊事續編：對世界文化遺產有貢獻的張家紀事〉，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8。
- 許俊雅，《黑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 許雪姬，《樓臺重起（上編），林本源家族與庭園歷史》，板橋：臺北縣政府，2009。
- 陳從周，《陳從周散文》，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7。
-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2007），頁111-139。
- 楊曉山著，文韜譯，《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原題：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 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著，黃梅、張耀東合譯，《伍爾芙散文（Woolf's Essays）》，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
- 劉敦楨，《蘇州古典園林》，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
- 慕芬，〈談板橋林家花園〉，《聯合報》，1964年11月28日，第9版。
-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艾克曼的花園》（原題：Cultivating Delight—A Natural History of My Garden），臺北：時報文化，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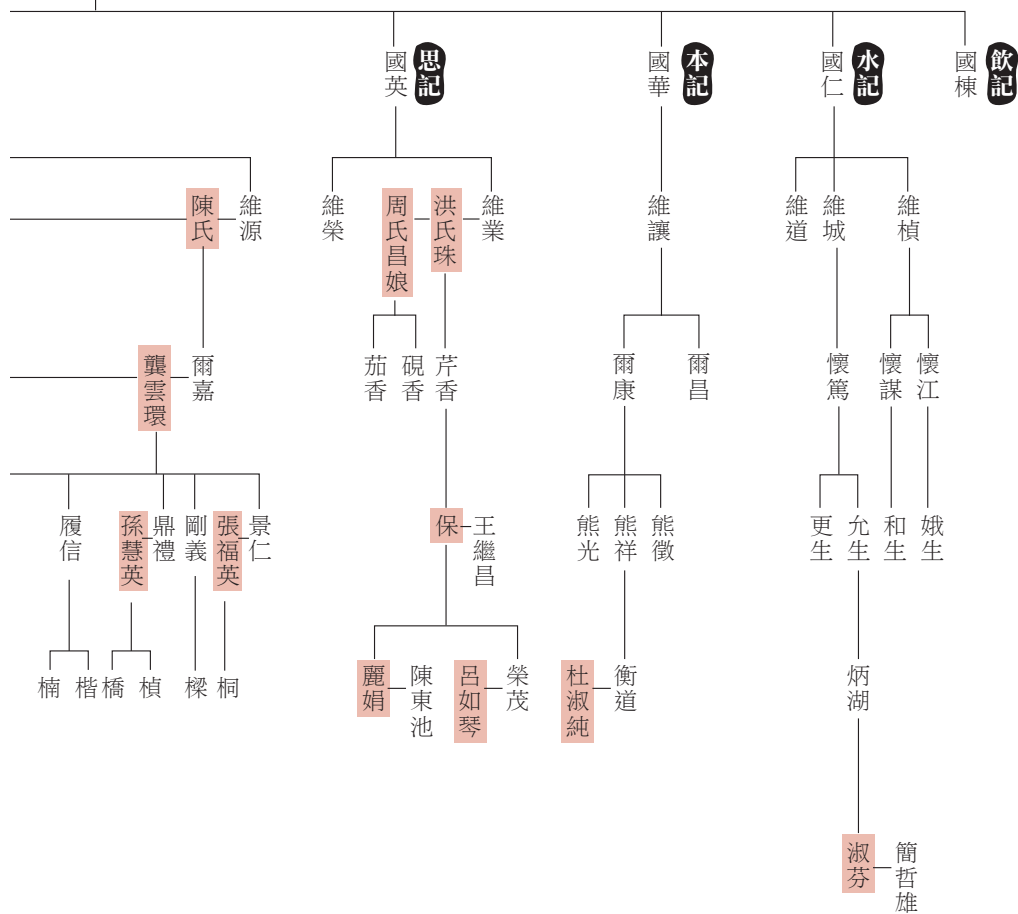
附錄 本書相關人物親屬系譜



註：本系譜僅列出書中提及的林家人物親屬關係。

■表示女性。本書將女性列入系譜中，較可看出親屬人際的真實關係。大家族的妻妾眾多，往往影響著子女們之間的互動，甚至是權利與財富的分配。

林應寅—平侯



索引

- 2 Mrs. Barr 77, 81
 八卦亭 57
 八卦樓 75, 76
 十二洞天（猴洞） 80
 3 三仙島 49, 57
 三落大厝 14, 15, 16-17
 （舊大厝）
 上海天勝京班 109
 上海老德盛班 107
 上海復盛京班 112
 上海慶昇京班 109
 上海醒鐘安京班 107
 上海聯合京班 112
 千波亭 85
 大海棠池（大劍環池）49
 小林保祥 130
 小板橋 80
 小海棠池 49, 57
 （小劍環池、花瓶池）
 小蘭亭 80, 82, 85
 4 工藤彌九郎 62
 五落大厝（新大厝）
 18, 19, 20-21, 22, 23, 36, 44
 升旗山 75, 78
 卅六鴛鴦館 37
 壬秋閣 85, 95
 尤蘭因 37
 心字池 56
 方亭 57
 方鑑齋 50-51, 56, 66
 月波水榭 52-53, 56, 131
 月洞門 56, 69
 比爾·波特 46
 王嗣暉 37
 王維 45
 5 冬喜 75
 四十四橋 89
 白居易 45, 46
 白花廳 19, 21, 106
 白樓 78
 石窟臺 57
 立石鐵臣 10, 11
 6 亦愛吾廬 80, 100-101
 光祿第 18, 22-23
 宇文所安 132, 133
 安江正直 94
 朱鵬 126
 自涼亭 57, 119
 7 吳平 126
 吳基瑞 7, 132
 吳鍾善（吳頑陀） 118
 呂世宜（呂西村） 117
 呂如琴 33, 34
 君子舍 12
 君子舍娘 12, 143
 李漁 48, 106
 沈阿定 135, 136, 143
 沈琬瑩（沈傲樵）
 79, 118, 120, 121
 汪榮祖 49
 汲古書屋 56
 辛西亞·佛里蘭 47
 8 來青閣 25, 56, 61
 兒玉源太郎 107
 周永叡 7, 63
 周竹君 78
 周凱 125
 定靜堂 56, 61, 149
 岡倉天心 122
 府內後花園 76, 92
 招涼亭 83
 拙政園 37, 45
 枕流石（石上石）
 72, 84, 85, 86-87
 林文察 6
 林克恭 75
 林志寬 75
 林周氏昌娘 12
 林忠 109
 林松壽 28
 林金波 79
 林政輝 126
 林柏壽 28, 62, 94
 林洪氏珠 12
 林炳湖 35
 林紅芙 81, 97

林紅荇 74, 90
 林紅藥 72, 74, 77, 84, 90
 林剛義 75, 80
 林桐 81
 林祖壽 32, 107, 109
 林訓壽 28
 林海達 35
 林國芳 12, 111
 林國英 12
 林國棟 12
 林國華 (林樞北) 117
 林崇智 75
 林淑芬 7, 35, 36
 林郭氏 32
 林彭壽 94
 林景仁 (林小眉) 75, 118, 121
 林嵩壽 35, 79, 94
 林楷 85
 林楠 85
 林楨 85
 林鼎禮 75
 林榮茂 7, 33, 34
 林熊光 123
 林熊祥 94
 林熊徵 94, 121
 林爾嘉 (林眉壽) 92, 103
 林綠芸 154
 林綠瑛 36
 林綠蕙 135, 143
 林維業 12
 林維源 (林時甫) 24, 28, 109, 141
 林維德 79
 林維讓 (林巽甫) 12
 林履信 (林希莊) 75, 118
 林樑 85
 林學淵 7
 林樸 6, 7, 73
 林橋 85
 林銜道 7, 12, 94
 林濤 63
 林麗娟 34
 林櫻 85
 林鶴年 (林髦雲) 24, 25
 林鶴壽 (林兵爪) 94, 118
 板橋公會堂 109

板橋鄉土館 28, 30, 31, 122
 花園仔 (菊圃) 49, 56, 61
 青樓 79
 南園 141
 後藤新平 107
 拾級亭 (拾級梯) 52-53, 56
 施隆民 126
 洪大淑 126
 洪文雄 142
 眉壽堂 80
 胡曉真 110
 茅亭 57
 計成 106
 香玉簪 56, 134
 香海 80
 咾咕臺 57
 凌淑華 38
 凌福泉 38
 夏鑄九 6, 84, 142
 孫傳芳 93
 孫慧英 74, 95
 徐麗霞 126
 息亭 83
 海客談瀛軒 85
 海蒂 78
 留園 45
 真率亭 6, 83, 85
 神林恆道 123
 翁森 125
 馬以工 142
 高瑞珠 74, 75, 94
 問柳石門 66
 寄鴻吟社 94, 118
 張水蒼 36
 張芝舫 75, 91, 97
 張萬福 7
 張福英 81
 張履謙 37
 接雲寺 109
 斜亭 50-51
 梯雲磴 49
 梅花亭 57
 梅花塢 61, 118
 莫五梅 80
 許俊雅 116

- 許雪姬 6, 33, 142
 連橫 (連雅堂) 25, 121, 132
 郭雨新 29
 釣魚磯 57, 120
 陳東池 34
 陳南金 117
 陳從周 48, 106
 陳逢源 116
 陳藁 118
 陶潛 45
 鹿又光雄 123, 130
 鹿耳礁 73, 75
 鹿洞 (鹿舍) 56, 64-65
 傅扁 (扁師) 63
 傑閣 126
 彭記花園 109
 港仔後 75, 80
 渡月亭 85
 菽莊吟社 94, 118
 菽莊花園 75, 80, 85, 94
 菽莊鐘社 94
 買詩店 94
 開軒一笑亭 56
 雲錦淙 11, 40-41, 57, 140
 黃以齊 63
 黃永松 142
 黃式胥 7
 黃服五 117
 黃琪惠 123
 黃進喜 28, 37
 菡萏湖 120, 121
 菡萏閣 118
 敬字亭 48, 57
 楊氏千鶴 38
 楊仲佐 63, 132
 楊曉山 46, 116
 滄浪亭 45
 羨魚臺 80, 86-87
 聖旨碑 15
 葉東谷 117
 補山園 85
 補園 37
 頑石山房 85
 廖朝佑 130
 榕蔭大池 40-41, 57
 漢寶德 141, 142
- 福興館 112
 維吉尼亞·伍爾芙 37, 39
 臺北集絃堂 109
 臺灣博覽會 (博覽會) 28, 31
- 15 劉永福 (劉淵亭) 25, 26
 劉敦楨 48
 劉總兵 (劉總) 76
 慕芬 15, 18
 蔡嬌霞 29, 32, 37, 107
 蔡蓮舫 29, 32, 107
 蔡鎮獻 124
 橫虹臥月 67, 126, 134
 霍桑 143
 頭前花園 74
 龍頭碼頭 75, 76, 78
- 17 謝瑄樵 (謝穎蘇) 111
 謝赫 123
 隱龜橋 80, 86-87
 黛安·艾克曼 88
- 18 簡哲雄 35, 36
 藏海園 84, 85
 顏如玉 111
 羅振玉 123
- 20 蘇大山 (蘇蓀浦) 118, 119, 121
 蘇鏡潭 (蘇菱槎) 118
 釋廣元 126
- 21 蘭谷 75, 91
 蘭芳 75
- 22 疊亭 57
 聽潮樓 (蘆溆聽潮樓) 80, 85
- 龔亦嘏 118
 龔雲環 74, 75, 84, 95
 觀稼樓 57, 117, 130
 觀濤臺 80, 83
- 2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風景的想像力：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李瑞宗，
蔡思薇作．-- 臺北縣板橋市；北縣文化局，

2010.12

面；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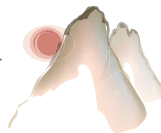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02-6539-2 (精裝)

1.園林建築 2.庭園 3.臺北縣板橋市

929.933

99025819

風景的想像力 - 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發行人／朱立倫

總策劃／林倩綺

監製／于玟 曾繼田

企劃編輯／羅珮瑄

企劃行政／鄭忠仁 曾錦真

出版者／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電話／02-29653061-3

著者／李瑞宗 蔡思薇

美編設計／殷可美 林詩婷

攝影／李瑞宗 殷可美

英文顧問／吳新傑

題字／鄭治桂

字數／37000字

圖片／52張

本書選用／封面 金貝紙216gsm

內頁 迎風環保紙100磅

印刷／漢曜彩色印刷廣場有限公司

電話／02-29991138

版次／二版一刷 2012年6月

初版日期／2010年12月

定價／新臺幣250元

統一編號／GPN 1009904743

國際書號／ISBN 9789860265392 (精裝)

©2012 The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rinted in Taiwan

Landscape and Imagination
-The Lin Family Garden in Banciao

Host/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ublisher/ Chu Li Lun

Total Plan/ Lin Chien Chi

Supervisors/ Yu Wen, TSENG Chi-Tien

Plan Editor/ Lo Pei Hsuan

Plan Administrators /Cheng Chung Jen, TSENG Chin-Chen

Distribution/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ddress/ 28F., No.161, Sec. 1, Zhongshan Rd., Banc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01, Taiwan (R.O.C.)

Phone/02-29603456

Authors / LEE Jui-Tsung, TSAI Szu-Wei

Art Design / YIN Ko-Mei, LIN Sting

Photographers / LEE Jui-Tsung, YIN Ko-Mei

English Advisor / NG Sun-Kit

Inscription / CHENG Chi-Kwei

Printing / Hanyao Advertising Printing Co. Ltd.

Phone / 02-2999-1138

Edition/2nd Edition Jun.2012

First Publication Date/ Dec. 2010

Publication Date / Dec. 2010

Price / NT \$ 250

GPN / 1009904743

ISBN / 9789860265392

©2012 The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rinted in Taiwan

